



易經存疑七



宋
元
明

予自束髮讀書即喜窮研經
理懼其遺亡類皆劄記然性
喜知新稿成輒棄去至有一
書而二三易稿者經傳子史
多入議思周易四子獨有全

籍既入仕途

王事經心中遭斥逐鴻迹東西
此書雖携以行曾弗及目而
散逸者有之泗水辭官始獲
追脩舊業稍稍就緒視學嶺
表因出

一二同志

欲廣其傳

四一

出繼而入丞大理南北更官
重以負罪南遷風波涉歷干
戈在念而易遂以東之高閣
矣廼者被廢來歸山居無事
念夙業未終爰取所藏易說

重加刪飾始於辛丑之冬越
一歲而告成定為十二卷命
曰存疑從舊也書林詹氏因
求刻予弗能止懼其訛亂不
倫姑為之款而予之或見
之曰今或傳傳

而喜新

或急義理

而尚詞華此書非子雲
之覆瓿與予聞之曰是何言
與是何言與夫道在生民如
日用飲食不可離也百姓日
用而不知聖人脩道以立教

六經所以作也聖人作經將
使人由之以適道也經不明
則道無由適傳註其可已與
漢儒專門授受字疏句釋勤
矣然業專則語微言奧上日鬱
而弗彰非堂吾無取焉

有宋直以齋出更互演繹抽
關啓鑰非堂觀奧六經之道
如日中天有目者共見可無
憾矣學者沿傳求經沿經求
道精思力踐深造自得則將
親見宓義面揖姬孔若不追

蹤游夏亦必方軌田施隨其
所就如飲江河傳註其可少
與其或片詞隻翰未協皇墳
千賢一失容或有焉然太陽
有遺照大海有遺潤安能傷
其明且大哉况大畜之道舍

短集長謙謙君子哀多益寡
故大舜之知成於好問孔子
之聖竊比老彭若立已於峻
前無古老方於往聖不亦遠
乎今必下視程朱則吾之說
焉能有易於彼無則上宗鄭

賈鄭賈之說其可施於今乎
是故昔賢傳註庸可厚非今
之君子我未之信也乃若將
精闢巧馳騁詞華聖竅賢關
置而弗問學士沿習弊也久
矣前聖作經

皇明造士意豈若是賢公卿明
有司方是之禁予不知變而
是之述何所見之左乎或者
聞予言悔曰吾過矣吾過矣
廼書其言于編端以告學者
嘉靖癸卯暮秋之吉武夷散人

林希元書于鳳山之退脩堂

林氏
茂貞

居
大

俎
豆
園

序終

易經存疑序

今日取士之制使士必盡出於經術而患學不純師經說無所統一人人得竭其所見而異端並起於其間欲一以拆衷之則無可取正非所以一道德而同問學故使治經

者一以宋儒朱考亭之說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於上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傳於師其說皆必出於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於是猶變禮易樂叛於時王之法也無所逃當世之責師弟子之所

習而不出於是其罪若為符節尺量之罪也徇於路者得而譏之行之幾二百年海內同風不講於朱氏之說不名為士以其行之之專信之之衆名為士者宜莫不能為朱氏學然能通其意以自行其

言蓋亦鮮矣一有能通其意
者出其間則其言之載於書
為世所須急於符節尺量之
須於用也上之於士日有以
取之師弟子相與語於塾業
於庠序不得一日廢宜其須
之急也故士徃徃有焦苦其

心靡弊其精神極已之所至
以務出乎人之所未請期言
之行以售世之所須其書亦
徃徃而著也自朱氏之學行
學其學焉者以為時之所以
取於我者以此將以決賢科
取世資非其說無繇也其勞

心憊神以行其言以為售世
之須之具而已而豈為有得
於朱氏哉然則尚之雖篤治
之雖攻講訓專精而議論據
守質其所以為學其淺焉者
苟以脩遵制之陋業而深焉
者勉以鈞崇正之猥譽其於

朱氏之學猶為茫然以思憊
然以讀而已蓋予所見林次
崖先生所為易經存疑信於
朱氏深矣先生之業固以從
今之制其為書足以資世之
所須至其篤信妙契慨然於
聖人之學以為可以明既晦

而接不傳前乎有言者至於
此而不可加後乎有作者考
乎此而不能易是先生所以
獨尊於朱氏者也學者讀其
書由吾之說而求之則不忽
乎先生之用心矣先生以直
道為大理守理斷獄歷忤權

勢其謫為欽州稍叙遷為廣
東僉事議取交趾具有謀畧
雖不用而其志甚壯易之為
書於人事靡不畢備其大者
尤在於拆獄用師先生蓋不
為徒講於易之文矣故予其
書而併著之云耳

嘉靖癸卯孟冬之吉晉江後
學王慎中頓首謹序

晉江

王慎中

丙戌
縫山

重刻林次崖先生易傳有疑序
予少時習四書易傳博觀諸
家訓義言人人殊或主意名
家或講章專門大都拘泥章
句緣飾芬采出入套數滿紙
而是甚則支離汗漫併聖人
之意而失之何取于垂訓哉

自虛齋先生蒙引一出而後
聖人之精蘊可尋自
次崖先生存疑一出而後虛
齋之精蘊以洩蓋其根極理
要發揮性靈字字句句俱於
心上體認出來而于聖門旨
趣多所發明故學者從事於

斯自然義理融暢天機感發
心得為多真後學之筌蹄也
海內宗之已久近時學者多
牽滯于俗儒之見或捷徑于
排比之文視先生之書若弁
髦然無惑乎經學之不傳也
予佩服

先生有年得奉

命來令茲土拜先生之祠取先生之遺孫而教育之因搜其家刻得所為易傳存疑本較坊間所傳更有未盡載者抑或有晚年訂正而不傳者悉萃博士諸生校閱而梓之使

先生之學大明于世而亦以發人心于同然也夫先生之學與虛齋紫峰並盛于一時又同生于泉而先生立朝危言激論直節正氣與虛齋不少讓今二先生俱並祀于鄉而次崖先生則所謂鄉先生

宜祀于鄉者也予屢請而未
下當必終所請而後天下有
公論云是書之傳亦未盡先
生之蘊而所註太極圖解諸
書更有補于濂洛之傳學者
其悉究之
皆

萬曆貳年季夏之吉後學丹
徒中齋陳文頓首拜識



易經存疑序

易經存疑刻成林君才甫屬
朝選序其首序曰自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未有易
之名也鴻荒聖人以開創獨
得之智先天而作於是乎有
畫易有字易中古聖人兼述

易經存疑序
林君才甫屬
朝選序其首序曰自天地設
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未有易
之名也鴻荒聖人以開創獨
得之智先天而作於是乎有
畫易有字易中古聖人兼述



與作為之辭為之翼於是
有書易數聖人者之心何
心哉將以洩天地之秘探
三才之奧順性命之理而
開萬世心學之源者也
是天地之易而非數聖人之
易也漢唐以來訓詁術數
卦氣曆象紛紛無慮數

十家是雖不能無得於易之
一體也其可謂之數聖人之
易哉宋儒伊川程子考亭朱
子生於千五百年之後獨抱
遺經於衆言淆亂之餘覃思
研慮得其粹精然後筆之於
書為程氏易傳為朱氏本義

謂之曰數聖人之易吾固未
之敢辨視之漢唐以來諸儒
之易亦猶霄壤哉
國朝以經不得兼治
別經經不得兼治別註易始
猶兼傳義最後專治朱其所
以排異議息群疑而歸之二

者何其至也由是以來諸儒
之治易者得專肆其力於朱
絲分縷析其業愈精而尤莫
盛於吾郡之晉江倡之以虛
齋繼之以紫峯筍江而集其
成於存疑存疑者存諸子之
疑而羽翼程朱之傳義者也

或曰漢唐諸儒之易之後為程朱程朱傳註之易之後為舉業比於數聖人之易不其愈遠哉予曰不然登崑崙者貴陟其顛涉黃河者貴窮其源然顛非可遽至也不由麓而進乎源未易遽窮也不由

津而達乎是書固學易者之津麓也而又何分於傳註舉業之云哉是書為次崖翁林氏著翁仕至兩京大理寺丞立朝有風節其在家手不釋卷其學最邃於易其書尚多未刻才甫君能首刻此書以

惠多士是能繼父之志者也
萬曆甲戌夏五月望姪女夫
門人洪朝選頓首謹序



易經存疑後序

易之為書也上言天道陰陽之變下
言地道剛柔之蘊中言人事世變之
繁蓋三才之道也豈易說哉說之蔓
者既失潔淨精微之旨說之拘者又
滯意言象數之末咸無取焉吾

宗師次崖林先生之存疑也研四聖
之心極三才之奧義精而神以意得
而象忘其為說也不蔓不拘前人之
所未言者言之前人之所未發者發
之是故易之旨有直者焉存疑則說
之而使委曲易之旨有微者焉存疑

則說之而使顯典易之旨有膠結而
參錯者焉存疑則說之而使洞洞玲
瓏辨釋明白猶大明之麗於上也發
揮透徹猶利刃之破於竹也援引曲
譬而當于理猶明珠走盤而不出於
盤也美哉此書也乎業是經者優而

游之厭而飲之則下學而上達資深
而逢原三才之道四聖之心有不在
我也哉不肖龍垂髻時補弟子員幸
領

宗師督造手授存疑而開發之功不
少然猶未覩其全也茲忝諭同安得

令孫學范輩家傳增訂全稿捧而讀
之議論益精解析益密大非諸說所
可同日而語者因出工貲而謀諸梓
庶乎

先生之道天下爲公而天下之寶與
天下共之也歟

萬曆貳年仲春之吉同安儒學教諭
門生黃世龍頓首再拜謹序



書易經存疑後

易經存疑刻既成郁作而嘆曰大
哉易也孔子學之必待於假年而
後可以無大過嘗讀之至於韋編
三絕以其道之未易明也泉自虛
齋先生之有蒙引紫峰先生之
有通典次崖先生之有存疑三

書出凡海內之治易者悉宗之而
存疑之重梓則成於厥子才甫君
者也昔其歿之未易即也泉自建
崖翁視學嶺南時郁方髫稚弗能親
炙其教茲備員庠中乃得與校讐
之後何其幸歟蓋翁之學問才猷
勲業氣節垂於當時天下仰之不

欲執鞭門下而不可得
精華而廁名
間信
六孫學范
二以序請予以翁之於易實心得
而推行之諸名公已詳之矣復奚
容贅惟吾子朝夕兢兢大肆力於
其間以求程朱之傳義探四聖之

易經存疑
後序
五
微旨則所以繩武而用譽者胥在
是矣謹書此以寓規并告諸學易
者

後學古岡譚文郁頓首謹識



易經存疑後序

夫易者易也易始無言然象立而意
寓焉文王周公孔子繼之而後有辭
則言盡而意以彰亦未嘗有說也自
箋解興訓詁盛其說始長而潔淨精
微之旨愈晦又奚貴於說哉蓋易本
諸象數然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

有數求易於理求理於心則心易在
我其象數特吾心之法象耳昔張橫
渠每稱二程深明易道觀諸易傳皆
其心之精蘊所宣也今易宗晦翁本
義以兼象數言之唯程傳專主於理
則可該夫象數非有二也近世治易
多門或泥於象或執乎辭于聖人之

意鬱而弗見其失之誣甚矣泉南虛
齋蔡先生於易潛玩有年博采衆說
而會其精著為象引一書以明易道
及門如紫峰諸先生從而推衍其說
今其教大行於世次崖先生獨心領
神受妙悟秘隱稽諸說於理有疑者
必求諸心想之象辭占變之表精研

易經存疑 後序 七
默索真與聖人之意渾融無間乃存
其說以俟知易者則斯存疑之作所
以羽翼虛齋以明聖人之心以通天
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者也予聞先
生苦心是書凡更四稿刪削乃成然
則先生於易蓋以沒身焉耳後之學
易者能味先生之心緣說求經緣經

求理則諸可疑者殆怡然理順渙然
冰釋於凡象數皆蹄筌也意得則盡
忘之矣又何疑之可存此先生惠後
學之深意也鳳崗君於是書知其美
而愛愛而琢之然又不敢自秘命工
梓而鋟之以廣四方則既愛而傳矣
予尤嘉鳳崗君克成先志且有功後

學有裨於易道者因序于末簡
萬曆甲戌季夏之吉同安縣儒學訓
導長泰後學蔡壇謹書



新刊增訂的藁易經存疑卷之一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丹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門生程鄉 黃世龍

儒學訓導後學新寧 譚文郁

儒學訓導後學長泰 蔡暹

邑庠生 男 林有林

邑庠生 孫 林學定 全校

三三 乾上

乾元亨利貞

讀奇音 讀偶音

是一畫 是二畫 音偶是一一之稱呼數是數目凡物屬

乎陽者其質一而實數目便是一箇豈不是奇屬乎陰者其質二而虛數目便是兩箇豈不是偶如天物之大考其形包乎地之外其氣則行乎地之中只是渾淪一箇事物可見其奇地雖是一塊事物然其氣却虛能容受天之氣生出物來分明是兩箇可見其偶觀人之男女物之牝牡雌雄尤明白可見

九單則為奇雙則為偶一三五七九皆是單數故亦為奇二四六八十皆是雙數故亦為耦朱子小註數是氣之分限節度指一二三四至十之數言不可將來解陰陽有奇耦是集大全時混收在此耳

以上解陰陽有奇耦之數

如夫陽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晝屬陽夜屬陰晝午前屬陽午後又屬陰夜子前屬陰子後屬陽午前午後夜半前後又各分陰陽至一時亦分上下四刻此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如地陰也也理則有南北如南高屬陽北下屬陰南中之南又屬陽北屬陰北中之北又屬陰南屬陽高山流水亦分陰陽如今山陰山陽縣以山分陰陽也湖廣有漢陰漢陽以水分陰陽也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又如男陽女陰然男女各有血氣血陰而氣陽也而血氣又各自分陰陽此亦可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自人而推之物無不如此不能盡書

以上解一陰一陽各生一陰一陽之象

本義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此不特兩儀之陰陽兼指四象之陰陽見兩儀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一

倍而二以畫四象見四象之陰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
再倍而三以畫八卦

一倍而二初不成事物必再倍而三方成八卦豈三才並立
方成世界道理耶觀大傳贊易以三才立說可見

聖人信手畫去自下而上再倍而三則自一至八之八卦成
矣而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名則得於觀象之餘也所謂三

畫已具八卦已成見陽之性健而成形之大者為天是也餘
倣此

八卦已成而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者為其生生之勢固未
已而止於是亦無以盡陰陽之消息萬物之變化也

蒙引曰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
八卦之上各加八卦者只是以象此陰陽之生生不已也朱

子曰陽氣只是六層只管上去上盡後下面空缺便是陰
愚謂此卦之所以有六畫也

三音之卦固已名乾而象天矣下文陽之純健之至故乾之
名天之象皆不易焉是就六十四卦看見得他卦皆奇耦間

雜惟此卦畫皆奇為陽之純他卦不得上下皆乾其健未至
惟此卦上下皆乾為健之至不然三畫之奇名乾象天已為

陽之純健之至豈待至六畫始純陽至健耶

乾之卦其數純陽其性至健其道則六通而至正故文王係
辭只就此道理發揮

乾德剛健剛以體言健兼用言剛則有立健則有為人而有
立有為何事幹不得若一舉事則志至氣至本立道生事無
不立功無不成不見艱難無能阻止如乾旋坤轉如雷厲風

行何天之衢殆不足以擬之是不惟亨而且大亨也夫子之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勸斯和可想見乾道大通氣象
中者不偏不倚正者無過不及體用之分也正大而天地之
情可見矣可見乾之中正也乾道大通而至正在人容有不
正者故聖人因此為戒元首天道之本然也利貞人事之當
然也

既曰元亨而又曰利貞者此聖人以道義配禍福也蓋乾之
力量雖可以元亨若恃吾力能為而妄為終有不得元亨者
矣如漢高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使入關秋毫無所犯除秦
苛禁與民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率諸侯共討項羽等事皆
是王者之師故能誅秦廢項而承帝業項羽力拔山氣蓋世
暗啞叱咤千人自廢其勇力豈不遠過漢高然無帝王之度

又不善用人所過殘賊如殺彭越韓彭義帝坑秦降卒焚
咸陽宮室凡其所為無非失人心之事故終無成而死於烏
江可見乾雖元亨然必利於正然後能亨使不以正元亨不
可得也故本義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此非謂漢高
可當乾姑即二人所為以發明乾元亨利貞之旨耳

本義然後可保其終要其終而言也蓋乾有元亨之理其所
為之事就當以正則元亨可得使不以正則終不能亨如項
羽是也故朱子要其終而曰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保其終象
引謂元亨只是許他去做此事言無所阻礙而已未見有成
功處有何可保似謂元亨都未做事方是許他可做利貞方
是教他去做事一般似是看本義可保其終一句未破而為
之說也依此則易卦只有元亨利貞如大有者只有吉亨

无利貞如泰者亦豈是方許他去做此事耶有不通者矣愚
謂朱子當時只如咸本義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
亨而所為皆凶恒本義然又必利於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
而利有所往不著然後可保其終一句似無病亦不起人疑
蓋乾有元亨之理然必以貞然後得无亨與咸不以貞則失
其亨恒必利於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同一旨
也語錄知其大通却守其正以俟之其說不可曉恐記錄之
誤

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如此分辭卦辭
是為彖傳分四德設

蒙引曰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必守其正此正固二
字之義也

本義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云云蓋六爻不變然後是箇

乾故能得乾之占

蒙引曰乾卦卦辭只是要人如乾樣坤卦卦辭只是要人如
坤樣至如蒙蠱等卦則又須反其象此有隨時而順之之義
有隨時而制之之義愚謂聖人畫卦繫辭是為人占卜而設
其占得卦爻則占卜之人當之如占得乾卦則占者當乾占
得坤卦則占者當坤若占者之德不能當得此卦則用不得
此卦之辭如春秋傳云有忠信之德則可不然必敗是也至
如蒙蠱等卦須反其象或隨時而順之或隨時而制之其說
盡之矣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此是諸卦下陽爻之通稱不專指乾

初九也乾初九是陽爻之首故於此發之
龍不止陽物乃陽物之神靈不測者故象乾之六爻蓋乾卦
六爻皆得乾道不比他卦故文言以聖人明之此之於物則
是龍也

初九是乾卦之爻備得乾道故於象為龍其在下而居初則
象龍之潛藏也龍方潛藏未能有及物之功占者遇此不可
有為故曰勿用言不可出而施用蒙引曰此爻在士之未仕
者得之則當隱約以待時仕者得之亦當隱身而退避在庶
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高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
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靜事當謹密也
龍就爻德上取潛就爻位上取帝引曰聖人繫辭或取爻德
或取爻位或取本卦之時六本一也位又或兼取應爻有取

所承所乘之爻有兼取承乘應與時位並全者有僅取其一
二節者又有一爻為衆爻之主者則兼及衆爻大都不出此
數端

伏羲只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立文字最盡得天地
間事變為只是虛象初不局定是何物隨其應事物都單得
着如乾則如君父如金玉九廣八卦所舉者此一卦皆足以
象之如初九一爻則如陽氣之潜伏于地中日月寒暑之屈
而未伸在人如王公貴人下至農工商賈之當隱微謹密在
物如龍蛇之蟄尺蠖之屈騏驥之未過之類此一畫皆足以
象之故曰最盡得事變者此也至後聖繫辭則未免局定一
事一物其他事物有不能通者矣如乾曰元亨利貞初九曰
潛龍勿用則只是人說得其餘如何說得左傳所載諸人卜

筮與聖人所繫之辭不能盡同可見聖人繫辭不足以盡之也予作易象引序謂易可象而不可言可言而不可盡者以此

六爻盡事物之變如初九一爻豈止為一潛龍哉而聖人以潛龍象之者可見聖人特假潛龍以顯初九之義使人以類求之凡天下事物之制於時格於勢而無其便者皆初九之潛龍也然則今之說易者以一爻局定一人一事恐非聖人之旨矣

朱子嫌伊川說易不應局定今之科舉程文往往鑿定講失易之本義矣往嘗見江外人講易多就象上發揮於卦爻之義特畧依傍他意思講不坐定作何事甚有理且如此爻之占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其用只作士之未遇講何如可通問卦文明有局定說者如訟家人歸妹之類則如何曰此在用之有活法耳大抵卦爻以盡事物之變固未始有定象其間或有定象者亦不可以定用看易者要須看得洞洞流轉始得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仲木殿元將會試筮得夬之六三其辭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皆謂非吉此矣乃中狀頭後始悟得臀无膚乃殿字也豈復拘其辭哉於是可見占法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二龍就爻德上取見就時位上取蓋九為陽爻以言其德則剛健中正於象為龍在初之上則出初之潛而離其隱於龍為見故曰見龍在田夫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故占

得此爻者利見如是之夫人在訟者見之則獲伸蹇者見之則獲濟困者見之則獲通升者見之則獲進其利澤足以及人故隨其人之所見皆足以遂其所圖而濟其事功若占者有見龍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若天子之尊而得此文則當見在下之大人如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尚也

象引曰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乾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剛從從九字取中正從二字取出潛承潛龍言離隱以出潛之義言

九二之大人亦是得時位者如伊周之倚故能德施普天下文明其曰雖未得大人之位言未得在上如九五耳

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三以九之陽爻居三之陽位是重剛也不在上下二體之中是不中也重剛是性質過剛不中則動輒失當然使不當事任猶未危也不幸而居下卦之上則是出乎群臣之上而當國家之重任所謂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以若人而居若位但見為謀一不審而禍亂隨之舉事一不當而傾危立至信乎其為危地也夫九三之居危地既當存乾乾惕厲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占九三之君子必也終一日之間健而又健不少止息至於日入之時若可少休矣猶惕然敬畏如是則謀無不審動無不臧所以行之身施之事者皆得其道雖處危地而不至於傾覆矣故无咎

乾健也乾乾健而又健也是不息意夕惕若是襯帖終日乾乾意只在終日乾乾內至夕猶惕乃為終日

何為健惕然敬畏不為物欲所奪便是健也故曰自勝者強
又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蒙引曰自勝
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

惕然敬畏不為物欲所奪只是中庸戒謹恐懼意戒謹恐懼
欲何為只是惡物欲乘間以奪之故總曰戒懼可觀中庸章句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
然可見

依此看則爻詞曰乾乾又曰惕若本義曰憂懼俱可通矣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進退未定之時通承上文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
際三句說蓋以爻與位言九陽爻四陰位陽主進陰主退九
陽欲進四陰則又未必於此是進退未定也以上體言四居

上之下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亦進退未定也
以上下二體言四初離下體入上體是為改革之際亦進退
未定也故總承之曰進退未定之時

改革之際決當依愚說觀文言曰或躍在淵乾道乃革可見
蓋文言只取改革之際一義改爻本義則兼取九陽四陰居
上之下二意也蒙引以九陽四陰居上之下為改革之際非
是

龍一躍于淵則升于天矣或則遲疑而未必於躍也故曰或
之者疑之也

或躍在淵將進而未必於進也未必於進非不進也審進退
之時必時可進然後進也是謂隨時進退故本義曰占者隨
時進退則无咎

人惟進退不隨時故或先時而有為則不免於躁進或後時而不為又不免於失時皆咎也隨時進退既不先時有為而至於躁進亦不後時不為而至於失時何咎之有
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退字輕其未進便是退

象引曰龍在淵一躍則升天得水故也若在田則勢又有難者而北方但可種穀之地皆謂之田不若南方人指有水種稻者為田然此縱有水亦甚淺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就九字取中就五字取正兼九五二字取九陽爻以體言剛也兼用言健也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爻居陽位正也有此四德故其象為龍居五尊位故為飛龍在天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乾是純陽至健之

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飛龍在天則乘風雲神變化雷動八荒霖雨四海此其時也聖人在天子之位則議禮制度考文行三重之道使人得以寡過此其時也故為人所利見未仕者則宜與行道濟時之心用賓于王以備朝廷之任使已仕者則宜舉朝覲會同之典述職于王以受天子之寵命是其見之為利不見則不利若占者有其位則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九陽極於上時已過矣故為亢龍物極則反勢盈則傾故動必有悔順時知變可以免災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蔡澤歸相印於秦知此道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用九本是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然於乾卦六爻之後發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人看差本義把用九二字做百九十二陽爻故下文見群龍无首吉勢不相接中間不免添入乾六爻皆用九一句故彖引有氣勢隔絕之疑依愚見就把用九做乾六爻說則見群龍无首吉句氣勢不相隔越亦不待添入乾六爻皆用九一句而百九十二陽爻皆可見矣本義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三句作先發明其意當另托在本文用九二字之上觀本義我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以辭則其意已明矣周公見得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故乾卦六爻既繫之後總承而闡其例曰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乾卦六

爻皆用九而不用七焉其例既闡又從而繫其辭曰乾是純陽至健之卦龍是純陽至健之物乾爻得乾道之純故有龍象乾象龍六爻則群龍也用九剛變為柔不純乎剛則群龍无首矣六一於剛則太銳而取禍一於柔則廢弛而取辱剛而能柔不銳不弛得中之道也故往而不利動而不臧而得吉

因是用九推之凡遇乾六爻皆不變者當觀元亨利貞之辭遇乾而一爻變者當觀所變之辭遇乾而六爻皆變者當觀見群龍无首吉之辭

或疑无首之吉剛而能柔則吉也牝馬之利順而能健則利也剛而能柔與順而健者性體自是不同无首之吉无所不吉牝馬之利有所不利其得效亦自有異而春秋傳曰乾變

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云何也曰乾變之坤雖為坤之所為然本自剛來與本是坤者不同坤變之乾雖為乾之所為然本自柔來與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終不可同於坤乾為之貞坤永貞之利終不可同於乾之元亨如此說則坤用六本義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可通聖人不教人即所變之卦以考其占而別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間有不可同爾伏羲作易只是教人卜筮以知吉凶孔子見得上面有許多道理因說此道理來教人後人沿之如王輔嗣程伊川等皆作道理說至朱子始悟得伏羲作易不是如此始作卜筮說然當時余之信猶費許多辭說愚惟以周公繫乾卦用九之辭斷之可見伏羲作易本是教人卜筮惜當時朱子不曾以是辨之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伏羲所畫乾卦其義所該者廣不止大道文王元亨利貞之繫只是箇占辭原元他意夫子替易則專以天道來發明乾義不復及其他又將元亨利貞之辭分做四德以發明乾義以天道明乾義他無所見只在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上見得本義又字是因卦辭生此字通指彖傳說該到萬國咸寧不專指大哉乾元一條本義亦有明白

語意謂大哉乾元元乎萬物生天地間必有箇始也而皆取之以為始蓋萬物生於造化乾元造化之始也故乾元動萬物以之而如矣是物之始者取乾之元以始也不特始物已也乾之德有四曰元亨利貞是元則為之首而貫其終蓋乾元一動由是而亨而利而貞亨利貞雖不同要皆一元

之所貫耳故曰統天

元亨利貞也有理也有氣萬物資始當兼理氣說蓋不獨始其氣其理亦從此始也看下文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可見

朱子曰如春之生物夏時是生物之盛秋是生意漸漸收斂冬是生意閉藏又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

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此可體認統天意思

蒙引曰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

本義象傳解及象象字解蒙引有說初學不可不看

聖得兩施品物流形

此承上文言乾之亨謂乾之元如此以乾之亨言之乾道未

通之時氣機未至雖有雲雨之功品物亦不能有發生之盛

也此處乾道亨通氣機一到但見陰陽交通雲行雨施諸品

之別向之資始於元資生於坤者今則形質既呈而生生不

已矣既著而岀出不窮且異而久不同日異而月不同蓋

暢然各流六形發榮滋長暢茂條達而不可遏矣是乾之亨

也
品物流形全自乾之亨上來雲行雨施乃造物之用耳不

物皆出於雲雨為尤切耳蒙引曰流字下得最好有生生不已之意品物露出形質便從此進運生去如一枝草既有筒芽必發葉抽心抽莖自然接續出來故曰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上二二 理之元亨此以聖人配之言天而必及聖人者于宙
間之大與聖人為最大故聖賢言天必及聖人乾彖傳與咸
恒諸卦也言聖人必及天中庸言至誠無息之功用而及
天地者也乾道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是終
而始也乾道終始時焉而已聖人大明乎此因見得卦
一爻潛見惕躍飛亢亦各以時而成蓋時者氣運之所推理
勢之所趨幾會之所值也當其未至不能先當其既至不
以大成時乎雖天地人物有不能違者故舉可知其明彼
即曉乎此聖人大明終始是文理密察足以有別表裏精粗
无所不到蓋必乾即我我即乾有默契之妙不彼此之間所
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者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故能因此
識彼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

乾之六爻以其所居而言則曰位以人之乘用而言則曰龍
六陽之潛見惕躍飛亢各以其時故聖人亦隨其時而乘之
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終日以致謹特躍而躍時飛而
飛時亢而不與之俱亢聖人一身駕馭六龍不先不後而適
當其可故曰時乘天道之妙時焉而已時之所在即天道之
所在也時乘六龍就是御天蓋動惟厥時惟天之命應於萬
幾之表者自我而運用行當其可上天之載妙於事物之由
者自我而張弛聖人非天聖人之所行即天也故曰以御天

大有彖傳曰應天而時行可見時乘六龍即御天
天下事物乾六爻盡之矣觀天地間事物有出於潛見惕
躍飛亢之外乎故聖人時乘六龍御天就能致道化大行萬

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道化亨亨之日萬國咸寧之機也故為聖人之元亨

蒙引曰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簡終始其中便有簡四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

又曰不可以御字當行字御以行之也天道在其所御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此言乾之利貞也細分之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乾道變化是通常若用之元亨亦可言乾道運行自變而化天下之物無所不利向之真於元源形於亨者今則變脆為堅斂華就實各效法象各成形質而性命於是乎各正既而愈以愈固實堅實好生意端整肅而不滲漏化機內蘊而不外見則太和於是保合矣各正性命是時非無太和之氣然未

保合也其性命之理或未全故於時為利保合太和是時亦有性命之理然其理已全不但如何之各正而已故於時為貞然聖人於利言性命而不言太和於貞言太和而不言性命蓋從利須言各正字從各正須用性命字從貞須言保合字從保合須用太和字而用性命於利用太和於貞亦因之互見爾非利獨有理而無氣貞獨有氣而無理也

蒙引曰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介言謂各正為得其理保合為全其氣此於理氣之辨亦疎矣蓋實未曉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美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於保合之後則確乎其有不可易者矣愚即其意推之曰各正

性命雖是以理言然這裏未可謂無氣在但從利上須用各正字從各正不可曰太和須用性命字雖是說各正性命然當知這裏有氣在不可謂專是說得其理也保合太和雖是以氣言然這裏不可謂無理在但從貞字須說保合字從保合不可說性命須用太和字雖是說保合太和然當知這裏有理在不可謂專是說保合其氣也本義曰萬物各得其理以自全蓋有以得其意矣是豈少了太和兩字哉

本義云乾這變化无所不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乾之所利也此利字即文言美利天下之利

本義曰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變是潛運默移以漸而推行有迹者也化是頓更倏改消狀而不見无迹者也如一日之間日卯而辰而申至酉以漸而進這是變到得酉時日

入便一日都消泯無迹了這便是化

性命物所受之理也萬物生天地間各有形色性味如黍粒圓稻粒長稗紅橘綠各自不同此是各物所受之性命也方其資始流形時纒生枝生葉吐花吐萼安見黍稻柑橘是如何待到利遂時節都斂華就實收花結子方見得黍形是如此稻形是知彼柑形是如此橘形是知彼都是他本來面目此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也本義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正是如此故曰各正性命然曰各正方是符其本然之理未全也如黍稻柑橘實未飽滿色未紅綠味未香甜其食不美是其理未全也待到愈收斂愈堅實則黍稻柑橘一箇成一箇實皆飽滿色皆紅綠味皆香甜食之其美是其理至是已全美太和曰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蓋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

始主陰陽交合便是冲和故曰太和保合是和氣歛蓄韜藏于內保是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覆護意合是聯合縫之合有韜藏秘密意萬物之生方其資始流形之時是氣方發生流行固未見得保合也至各止之時雖是各成形質然未堅實其氣尚行未結聚亦未見得保合也待至物成以後黍是箇黍稻是箇稻稗是箇稗這時氣不復行皆歛聚歸藏於內始足而保合生意閉固不滲漏有調養覆護意故曰保生意在內不見於外有韜藏秘密意故曰合得於有生之初得其理也全於有生之後全其理也故曰萬物各得其理以自全不可把全字當保合看保合以氣言其氣保合其理始全也利貞相去不遠分有生之初之後者利去貞雖不遠在先一步則為有生之初矣

步則為有生之初矣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謂聖人在上高出於物時乘六龍以御天其道化覃敷萬國之民各遂其性而咸寧焉此聖人之利貞也萬國咸寧即上文乘龍御天功效之所成就耳合而言之時乘六龍以御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昭然矣

首出庶物從家引主位說

元亨利貞本旨在此卦辭者與諸卦一般至吾天子分為四德而後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為道德之宗也又如仁字首見於尚書只作愛人說至夫子始作心德說以此立教仁道始行於世

貨始是生意方動處流形是生意長進處各正是生意收斂
處保合是生意充滿處
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遂與成如何分別論語遂事
不說註云遂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也則知遂是方向成
之勢而貞則成矣故曰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君子體乾全在不息蓋天行內有不息意君子不息所以法
天行也是何物不息心之天理流行不息中庸所謂至誠無
息是也如何方能不息自強方能不息如何是自強傳曰自
勝者強又曰能勝物之謂剛是知所謂自強者能勝物欲而
已故本義曰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不以
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解自強蓋人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惟
為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強則天理遂壅塞而不行矣不行則
止息矣人能勝其人欲之私而自強則天理無所壅遏常流
行而不止息

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彖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
無窮又合一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謂之大象傳此首言乾
也謂乾之象為天此卦下體乾也重之又乾其象為天之運
行也夫天之運行也一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反覆其道代不
息亦惟至健故然也君子體之謂天惟健故能運行不息
人不能健則天理奪于人欲不能運行不息矣于是克去已
私弗履非禮挺然自強毅然自健使吾心天理常運行于日
用動靜之間而不止息本然德性恒周流于人倫事物之表
而不間斷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自固以幹

事皆君子之不息而本于自強也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法天行之健也

味本義非至健不能句是惟至健故能運行不息如人有力方能舉百鈞牛馬有力方能任重致遠其理甚明故愚以此明自強不息蓋君子惟自強故能不息也舊時說者俱云自強又不息蒙引不主極是然蒙引作一串說謂猶云至公無私健而不息亦未見明白愚此說與蒙引頗異學者詳之蒙引曰允大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謂君子法之當如何哉且失其旨愚謂當云果何如哉則其上日不失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陽以爻言下以一言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德施普即本義澤及於物意明為人所利見也施讀去聲程傳本義俱无音

終日乾乾及復道也

道字輕言九三終日乾乾只是箇及復底道理及復者行而復行故曰重複踐行之意即乾乾意愚本爻條謂健而又健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用曰進无咎許其可進也本義曰可以進而不必進所以釋進无咎之義也可以進而猶不必進處之可謂審矣所以進无咎若未可進而不必於進猶是本分事未見詳審處安得无咎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言大人作起於上故其象為飛龍在天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盈不可久故有悔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本義陽剛不可為物先言不可以陽剛去先物也猶云下以

賢智先人蒙引曰如與眾人共處而獨任剛自遂是謂

意頗欠缺

蒙引曰天德不可為首偏言之天德也偏言者對柔而言

只是一邊道理耳故不可為物先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

之幹也

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則為衆善之長仁所以為衆善之長

者以其天地生物人心得之最先而蕪統一也附行

取先蓋天地以生而人心之生因得其心

心之仁也人得此心便有仁是人之所

仁所以為衆善之長也

如何仁獨最先曰此亦元仁

爾蓋人之生是得那仁故曰心生端

生則隱人之生道也可見仁是生道最

同賦然比仁為人之生道差緩爾何謂

羞惡凡人之見己之不善而愧羞見人之不

也為恭敬辭讓人之曰

也智在人為是非之心之遇是非美

若仁之在人則是惻隱之心蓋天地

心者性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是以方寸中
然慈祥惻怛莫非天地生物之心義禮智雖並
則獨專心體而為之惣管故夫親親仁民愛物仁也謂
惡而羞惡亦生生仁愛之心之激發也見親賢憂客而
亦生生仁愛之心之致隆也見是非美惡而鑑別亦生
愛之心之生明也夫愛者必敬愛者必明禮知之管以
也羞惡與仁乃相反者謂管於仁何也蓋惡者之反
愛也人心有所愛必有所不愛所愛如此不如此者必
愛仁者之心慈祥惻怛舉天下民物皆在甘
身自愛不忍一毫置之不潔之地彼見天
害不潔之物為吾身之害吾方以
見彼之傷人害物與自傷自害者正傷吾之本心豈不怵然

痛絕之哉故羞惡之心實本於惻隱之所激發自外而觀惡
與愛若相反推本而論惡與愛實相因此義之所以統管於
仁有非強合而紐說也

或問朱子仁義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朱子曰上蔡見明道與
史氏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
道言此物見得惻隱之心且道上蔡聞得過失恁地慚愧自
是羞惡之心如何却說道見得惻隱之心公試思又之曰惟
有惻隱方會動若無惻隱之心却不會動惟是先動了方始
有羞惡方始有恭敬方始有是非動處便是惻隱問仁者有
生意如何朱子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辭
讓必有此心乃能知羞惡必有此心乃能知是非此心不生
之鳥誰辭讓羞惡是非陳北溪曰仁是心中箇生理常流行

生生不息徹終始無間斷苟無這生理則心便死了其待人
接賓恭敬何自而發必無所謂禮處事之際必不辭裁制而
無所謂義其於是非也亦頑然無所知覺而無所謂智朱子
又曰程子謂四德之元德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
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如何
亦謂之仁

仁包四德若以心之天理看尤明白易見蓋仁者心之天理
義則天理之所宜禮則天理之節文智則天理之別白豈不
明白此理固然但聖賢本意原不如此乃是指愛言爾
亨之在人即禮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自一身達之
萬事自朝廷達之天下燦然文物之盛乃衆美之所聚也故
曰嘉之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嘉之會處

利者義之和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蓋利即人之義也義之
體嚴似嫌於不利故特變例為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
也蓋自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
而相安安斯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乃義之和處
而義之和即人之利也
木有軀幹枝葉方有所依以立事必正因其事方有所依以
立故曰貞者事之幹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

體仁極難看當把體字作身體看謂身體夫仁蓋不身體其
身體而身體夫仁也身體其身體者以身體為身體身體夫
仁者以仁為身體以身體為身體只是空一箇身體爾以仁

為身體是一箇身體都是仁也故曰以仁為體

君子克己復禮使仁克乎中而見乎外中之所存無一念之

非仁外之所行無一事之非仁則君子之身渾是一箇仁非體

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

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

體仁與中庸體物不同體物是將鬼神為物之體重在物上

體仁是將仁來為我之體重在君子身上體仁下而更有長

人一節體物下面更無作為其不同可見張子曰體物體身

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為人也大矣體物體身即中庸體物

意身而體道乃易體仁意

朱子小註亦有两說一說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

骨子仁是箇道理湏是有這箇人方體得他做箇骨子一說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曰以仁為體

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今按前一說不是當以

後一說為主曰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者蓋若將仁來為我

之體猶與仁為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即仁仁與我為一

矣畢竟是將仁來為我之體第語意有輕重爾

蒙引我其仁之體仁無體君子其體之說即小註前說乃中

庸體物意不可用

體仁足以長人即此亦可見仁之包四德處若非包四德如

何一人便能長人

禮本諸心達諸身施諸萬事自朝廷以及天下國家無一處

無禮其道理至為繁悉其綱目有三千三百之多故曰亨者

嘉之會使不嘉其所會則有欠缺不備之處不是以合禮必

嘉其所會乃於禮無不合蒙引曰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如
得其一不得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
者千百不得猶一二非嘉會也必自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
之際以至於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許多嘉矣一時輻輳得來
如此乃合乎禮又曰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恰好方是嘉
利物足以和義乃是聖人為義字解釋蓋義之體嚴嫌於不
和故聖人為之解釋曰義主裁制決斷如人之尊卑內外截
然不可犯似若稜角峭厲不和矣不知義者事物之所宜也
其尊卑內外皆分之所當然是事之宜義之所在也使不以
義處物則彼此皆越其分卑踰尊內犯外互相侵奪互相陵
犯其害不可勝言矣不和孰甚為惟義以處物使尊尊而卑
卑內內而外外則尊卑內外各止其所各安其位不相侵奪

不相陵犯殆見尊有尊之利卑有卑之利內有內之利外有
外之利何害之有哉物物各得其所利則衆情協順欣歡交
通无盡拂无乖戾何和如之是義以方外若嫌於不和然義
以利物正所以為和蓋必分守之嚴明足以處天下之物不
使其相瀆然後恩意之浹洽足以通天下之志不使其相戾
是利不生於和而生於嚴也孰謂義之嫌於不和平乎
此處與上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利者義之和是把義之和
與利對利物足以和義是把和與義對利者義之和是把和
與義合說利者義之和這裏雖含義自然和意然為此語時
方欲明利之即義未重在義自然和意也到利物足以和義
則言君子行義之德始明義之自然和謂義似嫌於不和然
使物各得其所利本自無不和也

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即義也
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無不和也
利者義之和之利乃聖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
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
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凡事惟知其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其事依以立矣故曰事
之幹蒙引曰朱子曰欲為其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
然倒了此說最明

貞固是事事貞固如嘉會利物都要事事盡理也非是只一
件貞固便事事都了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章三節自有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之

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

此條君子字只是上文君子然上文且言行四德未重在君
子上至此始歸重於君子而提起君子字面曰君子行此四
德者見惟君子之至健然後能行此四德也故引經文以實
之言君子體仁以長人嘉會以合禮利物以和義貞固以幹
事是惟君子之至健故能行此四德也所以經文曰乾元亨
利貞於元亨利貞而繫之乾見四德之行本於君子之至健
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就當貼本文君子行此四德
者蒙引君子行此四德下方貼入本義意似有疊床架屋之
病亦失本文意學者詳之

蒙引曰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能勝乎人欲然後能全乎天

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不然則至健與行四德意重疊矣又曰自勝者強可見至健只是能勝其私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不易乎世要見龍德而隱意不易乎世是高世之志不為世變易也漢嚴子陵亦近之不成乎名不出來立名於當世也遯世是避世之亂而不出不見是是一事不為人所知遯世不見是不難无悶為難无悶是无此不平意此何等胸懷所以為龍德也

雖重在憂則違之一是說時不可太抑揚當略放平說常見往時說者多云初九之志豈偏於隱哉使當樂時則亦行之

惟憂則違之此抑揚太過不可用

不可拔只就憂違一邊說不易乎世以下六句俱憂違也六句作三節看意思一節深似一節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庸言是尋常不打緊底言語信是言必有實無空言也庸行是尋常不打緊底所行謹是行有常度無輕忽也如此是細微不忽乃至誠無息處也故曰盛德之至信謹誠也不信不謹邪也閑邪存其誠恐猶有不信不謹者害吾誠故欲閑而存之也庸言信庸行謹宜無邪之可閑矣而猶閑邪存其誠者此聖人之心不自滿假處即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故

曰無敦亦保之意如此則其善足以蓋世矣然猶不以為善世而自伐其所信謹而閉邪存誠者猶自若也不伐不要談得粗德博是德之及物者自週遍而廣博蓋其風聲意氣自足以鼓動乎人心即中庸之誠能動物處也化是物從而化天下被其所動皆革面革心而從之即中庸之變則化也善世而不伐以上皆是龍德意德博而化一句屬正中不是當正中之時不能德博而化凡此皆君德也故舉爻辭而以是釋之曰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者正以九二雖未得君人之位而已備君人之德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任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於

忠信是此心其實為善如孝則真實是孝弟則真實是弟大學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也實心誠意則善也言無長善念日以彰著此之謂進德論語註人不忠信則言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此不忠信則德不進也但此意因以說此專主內一邊說實心為善孝弟實弟乃言言辭不脩語孝語弟俱是空言無實事則此誠終於消散不聚集矣何由立又何積業可居故工夫又在脩辭言辭之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必有物九吐口言語皆是實事無一句虛言乃脩辭也脩辭則行成孝成箇孝弟成箇弟吾心之誠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業就脩而可居非立誠之外又有居業工夫也

言君子於善心之所發皆誠實而不自欺則善心日長善念日生其德進進不已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於內者誠矣又從而脩治言辭語孝語悌都是實事無一句虛妄則行成乎外誠之存於內者集聚而不消散矣故曰立其誠立則德業繁而可終身守之矣故曰所以居業

忠信心之誠也德道之得於心者也脩辭身行乎道也業得於心者著於身也忠信則心誠得於心者日益進脩辭則誠立得於心者著於身而可居德者業之其業者德之著

忠信進德誠心存而心之所得日以進也脩辭則身體之而有成而言無不實故誠無不立而業有可居忠信進德即未有事脩辭是方有事而忠信進德者已見之躬行也忠信求諸心者也脩辭求諸言者也而皆不外乎一誠求誠

於心則德崇求誠於身則業廣故君子之道誠而已矣脩辭工夫全在力行到脩辭處又不止力行乃行之成功也故不言力行而曰脩辭不然德得言辭脩治都無一句虛妄忠信方去進德脩辭則業有可居故曰忠信進德是去底字脩辭是住底字

常時說忠信與作末道實心說把誠字作義理之滋味有得於已亦與見若行末道實心則忠信方是立心向慕爾初未着道尚是皮膚工夫德若只是義理滋味有得於已亦與淺何足為終身事業而辨之且正經道理又在何處用工其所謂德業有何實地可據乎自知學友覆深思其說不可通故特自為之說恐舊說膠於人心雖老師宿儒或有不曉其意者學者宜察玩不可以愚說為新異而為驚駭之也

蒙引說忠信謂應一件事俱著箇心為主說脩辭謂於事處
置得好是以主事為誠以處置事好為誠立此則忠信立
誠另有箇事事是事忠信立誠乃是應事處不知所應之事
又將何屬似乎不通蓋即當時求道實心之說也
又謂忠信重在知上又謂德以心言未說到事上大抵是
知上來又引朱子小註道理須是實見得之言謂此是進德
所重在知上愚便未敢從原來文言說乾卦六爻復之聖人
明之其言學以除致知工夫就力行上說起故忠信以大學
之誠意是格物致知後面事謂忠信屬知如何說得此以是
德為知自古未有此說小註道理須是實見得乃斯行以是
之見非聞見之見也
按也信也意在朱子小註原有二說如沉川破釜甌子下卒

必死無還心一說也以忠信作求道實心說者實本於此但
此朱子未定之見不必從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孝之德日
進一日悌須實是悌方始悌之德日進一日此一說也愚之
說實本此人多不察爾

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
所至如人往長安進進不已將必至長安也人之進德亦然
進進不已固將至之也忠信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知得
忠信所以至之即便去忠信以至之則善心日長神智日開
道之盡奧理之玄妙為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
先得之矣故可與幾先知為幾可與幾許其能知幾也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脩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
居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如人建屋而居將為子孫百世

之計是居之即所以終之也居業亦然知得脩辭立誠所以終之即便去脩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在心為德在身為業吾所當守者可與能存之而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可與存義許其能守也進是至之漸至是進之極用至字貼進字居是身之止終是止之久用終字貼居字必進了方可至至了方可居蓋德業本一串故其功程亦一串也

朱子小註曰進德只管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到那重勞未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止是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是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可與幾下當貼德斯進字可與存義下當貼業斯居字

常時說知至至之謂知此之所在而心必之焉以是為知至蓋緣本義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一句故為此說認忠信作知者亦緣此爾愚按依此則知終終之獨不可作忠信說乎其窒碍可見矣

知至知終之知俱輕說是孟子如知其非義之知非大學致知之知通典把知至至之作致知誠意知終終之作明善誠身此亦好聽耳蓋中庸之明善誠身即大學之格致誠正脩原非二事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和也進退无恒非離群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下无常進退无恒如何為和離群大底此處主在上進一邊是可上進時了可上而不上疑於以隱為高可進而不進

疑於遜世離群及時之時上進之時也欲及時是應非為邪
離群句无咎得時也

蒙引曰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

蒙引說為邪離群作嗜進說愚不然者以本義可以進而不
必進句知之可以進而猶不必進是謹於進退者豈可以嗜進
疑之其待聖人亦淺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自同聲相應至萬物覩且泛舉物類相從迺說到人從聖
人處未及其所以然也本乎天者親上以下則推物類所以
相從處蓋物類所以相從者以其類之同耳本乎天之類

也故親上本乎地地之類也故親下蓋其類之同也由是推
之水濕之類也故流濕火燥之類也故就燥雲龍之類也故
從龍風虎之類也故從虎皆以類之同也各從其類一句承
上二句說而包聖作物觀意在其中故本義云聖人人類之
首也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

同聲相應二句泛言人物同氣相求一句包下文水流濕四
句

同聲相應鶴鳴子和是也同氣相求德不孤必有隣是也吳
氏取火取水之說太深然亦是氣求之理

水性下濕下地水所濡也故流之火性乾燥乾物火所利也
故就之雲水氣龍水物也故龍興則雲從風陰氣虎陰物也
故虎嘯而風生蒙引曰子細尋求乃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

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爾龍興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為雲從龍虎嘯而風隨至故從來以為風從虎也愚按雲從龍風從虎當以此說為是如蒙引後說恐非正意此亦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之類爾必以雲為龍之雲風為虎之風亦將以雨為商羊之雨乎劉季雲氣乃是天子之氣上升勒兵屋瓦俱震盛言兵威所震非兵有風也滄口暴風乃賊兆也非兀木有風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條只據上九居卦之上說道理不主進退盛衰說无位則无以行其志无民則无以載於下无輔則无以匡其不逮是以動而有悔也曰貴曰高皆以居卦之上言无位不居五也

无民由於無位无輔以居言

潜龍勿用下也

蒙引曰文言前節龍德而幽以下既詳言六爻之義以申象傳之意至此又約其言而申之曰初九所謂潜龍勿用者蓋以其位下也其位下故為龍為潜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潛藏繫无異旨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字讀上聲言暫為時所舍也夫九二有君人之德宜乎居九五之位君臨天下今見龍在田亦暫為時所舍爾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皆若九二之待舍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事所當為之事也前章之終日乾乾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

當為之事而不止息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言所謂或躍在淵者未遽有為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決也

舜避堯之子於河南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是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言所謂飛龍在天者是居上位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言上九之亢龍有悔是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當君道說用九剛而能柔也君人之道一於剛則威過民不見其可愛柔人之專任刑法是也一於柔則恩過民不見其可畏漢元帝之優柔不斷是也故皆有弊而不能治天

下君道剛而能柔則恩足以結天下使以有愛戴之心不忍

離散以背其君上威足以肅天下使民有畏懼之心不敢玩

弛以犯其君上天下之民皆遵道遵路會極歸極而無不治

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陽氣潛藏只就爻位上說明其為潛龍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謂天下被其化而文明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成周有

雍熙泰和之治是天下文明也不可以臣位而少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處危地時當乾乾而乾乾也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雖下體而上體是乾道
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爻下本義改革之際正是取此
人都不察妄為之說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蒙引曰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無
德而據尊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釋有悔意言上九居卦之上已過高亢是時已極也不能
知時引退而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便是後章知進而不知退
意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天之則剛而能柔君道剛而能柔可見聖人之所為即天也

故曰乃見天則

乃見天則言聖人之道即天道也猶云聖人同天爾不是天
之法於聖人之剛而能柔上見得亦不是聖人之剛而能柔
便是那天之法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是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與彖傳不同言所謂乾元
者何處見得物之始而亨者是也夫凡物在天地間受陰陽
之氣即露其機緘稟造化之和即開其朕兆是其始也始不
徒始始則必亨機緘一露即暢茂條達朕兆一開即發榮滋
長物之始而亨如此乾之元不可見即物可以知之矣故曰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所謂利貞者何處見得物之得其性情
者是也夫何萬物之始亨也生意方形形象未立雖有性情

而未見逮夫生意收斂形象各成其生理完具而無虧欠化
機伏藏而不止息物之性情於是始見物之性情如此乾之
利貞不可見即物可以見之矣故曰利貞者性情也此是於
始亨處見乾元性情處見利貞

蒙引口講一條是一直說下視本題頗差故不用學者詳之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
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亦一元之所
統耳為何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
收斂神功於內不言其所利是此乾始之所為也不其大與
不言所利者乾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
色者色大成大小成小而神功收斂於內默然無形可見有

似於不言也蓋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復可
見似不言也韓琦詩云須更慰蒲三農望斂却神功寂若無
亦是此意

依愚見乾始另作乾元說美字當字看字者嘉之會也美利
即亨利利天下通指亨利似有理但本義不王此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上既分合釋四德了因就見得四德之流行即乾之所為爾其
流行之間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可見故從而贊之曰大哉
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謂由上文觀之大矣哉乾之道乎
元亨利貞四者運行不可砥接無少間斷一何剛也其靜也
專其動也直一何健也四序順行無過不及一何中也各自
為德無所偏倚一何正也剛健又極其純而不少雜於陰柔

中正又極其粹而不少雜於邪惡而純粹又極其精焉一言不足又再言之且言不足又再言之贅乾之德至是無以加矣非至誠知天地之化育又安能洞契至此哉

剛以體言是體段如此非體用之體蒙引云是他本質如此與愚說亦同健美用字則對體用之體說

此條舊說四德之運實一乾之統不是蓋四德即是乾此外更無乾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句舊說六爻備乾道今看不然蓋此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以御天意緣文言此節中承傳之意彖傳說乾四德以聖人配之此申其意亦言乾四德以聖人配之也如何此條又添箇乾卦備乾道意時乘六龍以御天句實承此句說舊說

之差無疑也若單出此題仍用舊說蓋命題者不主此說也發揮不着力只是布列爾情是事物之情天下事皆落見揚躍飛亦盡之矣此卦六爻布列有潛有見有惕有躍有進有亢便是盡此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承上文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則六爻即六龍也聖人以時而乘六龍以御天道則道化覃敷德澤廣被如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寧矣雲行雨施天下平此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此節若搭大哉乾乎一條出當依舊說作一頭兩脚說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蒙引曰君子之所以為行者以成德為行也夫既以成德為

行初九德已成矣不日之間就可以見之行也夫既可見之行矣而又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隱而未見則欲行猶未成是以君子亦當如之而勿用也

成德者道德行者功業也以成德為行言以道德為功業也道德不見於功業者有之未有功業不本於道德也功業不本於道德當憂之事功君子不貴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天下之義理無窮弗聚則孤陋寡聞而無以盡之而其聚也非學不可師之先覺以求多見多聞學于古訓以識前言往行皆學也學聚則天下之理無所遺矣然不詐加辯析則是

非得失無以識其歸吾身莫知其所往而其辯也非問不可上問於師下問於友詢于卿士詢于翦莒皆問也問辯則天下之理是非得失識其所歸吾身知所從矣欲此理融會澹洽於心無強探力索之勞有居安資深之妙則非可以急迫旦夕求也必大着胸襟寬着意思把此理時加體認玩味勿忘勿助日就月將如杜預所謂優而求之使自得之厭而餒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於心澹洽於中有居安資深之妙左右逢原之機矣居安是理固與心為一矣然知易而行難靜易而動難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分曉曉到得行時又錯了都與理不相干蓋以行之難也正以私欲奪之也故必仁以行之仁者去其私欲之謂也論語仁不能守之註云智足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無以有諸已可見仁只是去私欲

爾克已復禮懲忿窒欲皆其功也

學聚問辯是知工夫寬居是把義理放在胸中詳玩深味使透徹貫串乃居安資深時也故亦厲之行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爻下本義居下之上意天五位田二位也在天則其道大行於上為人利見而不用惕在田則其道大行於下為人利見而不用惕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所以惕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以爻言則九為剛以位言則四為不中

九五飛龍在天則進而居於君位九二見龍在田則未進而安於臣位九三才是吾人進脩之地則安於人位故皆不用疑九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所以可疑也疑是九四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天地之道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大人博厚所以載物高明所以覆物是與天地合其德也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大人智周萬物旁燭無疆是與日月合其明也四時運行各以其序大人德禮政刑先後緩急各有次第是與四時合其序也鬼神福善禍淫賞罰福謙大人賞以勸善罰以懲惡恩以彰德威

以防奸是與鬼神合其吉凶

凡天地間未有之物如井田城郭宮室舟車弧矢之類皆天地所未有聖人起而制作之此先天也然為之而可行井田可以養民城郭可以衛民舟車以濟不通宮室以避風雨弧矢以威天下此天不遠也

蒙引曰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便是天不遠天所已為者如天序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是也故曰時者天理之當然也

蒙引曰凡聖人之行權處非先王之成法非經綸之所自而於理無悖者先天事也三重之道建諸天地而不悖亦是先天而天不遠之理愚謂天下事物各有當然之理聖人因物付物隨事處事是後天而奉天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

事亦奉行也

况於人乎言人亦不遠也况於鬼神乎言鬼神亦不遠也此皆以明利見之意也不可以况於人乎為解利見之意

况於人乎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也况於鬼神乎天地鬼神亦可護之舜之烈風雷雨弗迷漢高之敗於彭越而以大風免光武之逼於王郎而以冰堅渡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上九亢龍有悔何也蓋亢之為言也時有進退徒知進而不知退位有存亡徒知存而不知亡物有得喪徒知得而不知喪與時俱亢矣此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進極有退之理遂退而不進存極有亡之理遂懼亡以

存是為不失其正

文言申彖傳雖前後詞語重其疊出而意義各有所當不為散亂無統象引說得好宜詳之

三三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已解在乾卦下

二畫之耦名坤而象地固陰之純而順之至矣重為六畫又得三耦無復有陽以雜之亦陰之純而順之至故其名仍為

坤若重之得兌或離則為夬大有諸卦不得仍為坤矣

坤天下之至順也人能至順則隨其所至而人皆愛敬隨其所圖而無不成就故元亨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即此道也

至信可以感豚魚涉險難和說以躡剛強之後則履虎尾不咥人亨故人能至順則溫柔巽順之德雖強暴難化之人亦有以化之橫決難處之事亦有以處之信乎元亨也

利牝馬之貞戒其順而足也非順外有健也只在固守其順而不失爾蓋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取其象

貞亨隨卦而取在坤卦則以順健為貞

曰元亨利牝馬之貞說坤道理已盡矣復有君子有攸往

云者此為條釋其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意也既曰先迷後得云復曰安貞吉者此為申言以致丁寧之意也

陽本居先陰本居後此陰陽之分也乃常道也故曰地道先成而代有終居先自主事必昏迷而不知所往蓋其力量不

尼也若退居其後而從人以作事乃得其常道居後得常其
不迷可知矣上只曰先迷不曰失道下只曰得常不曰不迷
聖人之意以互見也至彖傳始備言

陽有發越有斷制故主義陰主退藏主收斂故主利此陰陽
性質不可得而強也故坤之君子所主但在於利不在於義
處家必能生殖而致富節儉而致羸若夫嚴規範肅紀度以
正倫理閑有家非其所長也在國必能厚生以利用富國而
足民若夫處大事建大功以安社稷利生民非其所長也
西南陰方凡陰類皆往東北陽方陰類則不往往西南則陰
與陰合而得其朋往東北則陽非陰類而喪其朋朋類既得
其足以濟事可知朋類既喪而能濟事無是理也彖傳不言
欲人自得於言外也

彖引曰西南東北亦不必定元假如自今西南之方無親無
故其地有兵荒之變自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雖曰西南
然亦不可往蓋即此更定東北道理矣若東北方地果平易
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
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地不可往非其所爾愚謂彖引此說
發前聖未發之旨

利牝馬之貞是牝馬之貞則利非牝馬之貞則不利也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利也牝馬之貞故也先迷東北喪朋不主言
非牝馬之貞故也安貞吉是結上文之意如後也利也西南
也坤之貞也後則利則主西南則得朋此安貞而吉也如
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先則迷東北則喪朋而義亦不主
是不安貞則不吉也

貞是實字死字兼順健二字意安是虛字活字其所安者只是順健而已二字虛實死活不同本義乃析安為順之為貞為健之守者蓋為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豫設也

安貞之吉該順健二意本義利以順健為正可見也安字當奚屬只人之順健便是安於正也蓋健不出乎順之外只順得堅固便是健也安不出乎順健之外只人之順而健便是安也看來安貞二字俱兼順健二意本義曰安順之為貞健之守者姑就安字上取一順字就貞字上取一健字以配合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之旨爾蓋地德无疆順而健也君子安於貞安是順之為貞是健之守則君子之安貞亦順而健故應地之无疆也此本義分釋之意也彖傳應地无疆本義云安而且貞地之德也就把安貞當順健正是因此順健

雖是兩箇字其實只是一箇字蓋健不出乎順之外只順而不息便是健也除健不道只道箇順字亦得故本義曰安者順之為原非遺了健字也貞字雖是兼順健兩意然順非難順而能健為難去其易者只就其難者取亦得故本義曰貞者健之守亦非遺了順字也

本義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如愚解似覺明白然本義此兩句明為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兩句故如此分配在彖傳原無此意依愚見不必如此分配只據本文君子能安于貞便是順而能健于應地无疆一句未嘗不帖如此分配徒覺牽強而多事不知明者以為何如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至哉坤之元乎萬物之生于天地間不能自生也者資坤之

元以生蓋元氣既至萬物皆露其端倪呈其形質是萬物之
生者資坤之元也然坤非能自生也一順承乎天之施而生
之爾蓋天氣一至即承之以發育未至不敢先既至不敢後
其所以承天者實至順而無所違忤也

至哉坤元至是到那極處再無去處了譬如人往京師已至
京師再無去處大哉乾元大哉是十分浩大廣博再無與比
並至是就一邊去到盡頭處見其至大是就四方八面說見
其大此至大之別也蒙引以伯夷下惠伊尹孔子分釋亦好
本義比大義差緩是就聖人命辭意思說蓋大是極口急急
稱揚至則意思詞語比大又稍寬了故以為差緩爾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

高明在上无不覆幬悠久不息此乾之无疆也坤之廣博深

厚萬物無不持載其德足以配合乎乾之无疆焉故天覆地
載相為對待行未嘗委靡而不支古往今來相為終始未嘗廢
弛而不振此可見坤之能配乾處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含者生意包於中弘是其所包者廣也光者生意達於外大
是其所達者遠也萬物生意無所不包可見其弘萬物生意
無所不達可見其大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
坤亨而亨也變萬言品者就植物言於坤亨尤著與乾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一歛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二句即是坤厚載物蒙引問含弘光大
何以謂之厚德曰含萬物而化光則萬物皆在吐納之中不
謂之厚德而何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即坤德之順健云爾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下有終利貞也彖傳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夫子以四德解故為之說如此要利貞兩字既相連接此亦彖說去不必太分析可也蒙引謂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却未是又以至柔而動剛條本義云牝馬之貞為証亦不是蓋文言後面又有後得主利而有常句把利字另解了故本義只云釋牝馬之貞若彖傳則利字兼解不妨為利貞並言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先迷失道是以失道解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是失道故

迷也後順得常是以順解得常蓋陰本居後居先為逆居後為順故得其常道也西南得朋者蓋西南陰方允陰之類皆律西南是與其類俱行故得朋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此彖傳外意乃聖人以義言之與需卦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一般言東北雖喪朋然能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是為占者開遷善之門也蒙引謂乃終有慶此惟柔順利貞者能然蓋本義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而言也愚未敢主為何蓋先迷失道以下六句乃聖人解釋彖辭又有好歹兩邊不專是好邊若乃終有慶本於柔順利貞何緣有先迷喪朋一邊故愚不主也原來本義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乃是指下文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句非指先迷失道以下六句也言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所行如是則其占安貞之吉矣依

愚見朱子當初若不用此句更好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後也利也西南也坤之貞也先也義也東北也非其貞也君子居後而不居先主利而不主義往西南而不往東北能安於貞焉則有得常之利而無失道之迷有得朋之慶而無喪朋之凶斯其吉也夫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此順而且健地德之无疆也君子能安於貞安者順之為貞者健之守則君子之安貞即地德之順健在坤地非有餘在君子非不足其身心之理蓋與無不持載悠久成物者同一揆是有以應地之无疆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

坤之象為地重之又得坤焉則其地之形勢尚下相因愈遠而愈無窮頽伏相仍愈趨而愈無盡何其順也地勢之順亦惟其厚爾不厚則尚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无不持載故君子以之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則天下之民皆取足於我非但群黎百姓倚我以為安而九蠻貊夷狄鳥獸昆虫草木亦倚我以為命使編心京德其何以濟而天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於是播其心胸弘其度量展其經綸普其利澤舉一世之民跡之仁壽之域知無不明處無不當政無不善恩無不洽不但群黎百姓咸獲其安必使蠻貊夷狄罔不率俾鳥獸昆虫草木罔不咸若然後其仁始浹其善始盡也故曰厚德載物則君子亦一坤而與地同用矣

高下只管相因夫都無窮盡方見其順若一切平夷不見得
順本義解地勢坤只是順若厚則於其順見之本義至順極
厚當如此看語類曰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者是薄
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可見是
因厚故能順

初六履霜堅冰至

陰數六老而八少六變而少不變易道占其變故不用八而
用六初六一陰在卦之下陰始生之象也天下之理無微不
著法始生於下其端雖若甚微而其勢必至於盛大故其象
為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也蓋霜陰氣所結陰之微者一陰
始生之象也冰凍水而成霜之盛者一陰積至六陰之象也
無微不著無霜不冰占者遇此惟謹於微而已微之不謹而

至於著將無及矣

陰陽者造化之木是不可相无之陰陽於此文尤相關特言
先有此一項爾其類有淑慝之分是不可相有陰陽即此文
之義也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當從本義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方說得去若依木文作履
霜堅冰則陰始凝也思當趕到下文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方止為履霜堅冰內著不得陰始凝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以體言順兼用言其意只是承天生物而不主始爾正柔
順之德不偏也固其守不易也正固是方意思有内外之分
故曰直方大

九物員則動方則靜以其有四面一面着地剗定更不轉移也故取以言坤德本義謂賦形有定正是此意大傳曰著之德圓而神畫之德方以知其義亦可見

直方裏面便有大了又曰德合无疆坤之大者用此以闡大之義爾德合无疆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合无疆六二柔順中正爻辭直方大之德皆自此而取又得坤道之純是合諸爻看見得如此象引以此句貼大字恐未是

本義曰坤之直坤之方明直方之為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比諸爻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在內則心无私曲而坦乎其直在外則事皆當理而截乎其方且其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不待學習而无不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无疑也六二之德如此若占者平素行直方

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此當以方字屬動把直作推原說謂六二之動方矣然由其存於內者直是以見於外者方也蓋體立用行之理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靜翕則不能發散天下道理皆是如此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直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則六二之道即地之道也地道光只就不習无不利上見蓋若待習而後利尚有勉強矯揉之功未免困苦艱難之弊未見其為光也不習无利則不待勉強矯揉之功無困苦艱難之弊所以為有光象引把直方俱作六二之動恐未是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陽為章美含章是包含其美於中而未著於外也六陰爻三陽位位本陽却以陰居之是陽而帶陰不純乎陽也陽帶陰而未純陽雖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固未能文實光輝而著之外也故取其象曰含章可貞言可貞固以守未可出而有為也為其才不足也然非純於不出也固將有待也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是欲信而後仕也六三之可貞亦如是爾故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所以可貞者以其有陽之章美爾若無陽之章美則如六四之括囊終不許其出矣

或從王事以位言蓋居下之上出潛離隱之時也故不致含藏或出而從王事

以三之才匿未可以有為而但可貞以守然以三之位則下之上不終含藏又不容於守者雖不容於守而亦未必能大有為故占者如有含章之德則可貞以守或從王之請則始雖不能自成其功而後必能因人以終其功惟其含陽也故但可貞以守无成而但有終亦惟其含陽也故可貞以守无成而有終若非含陽并其終亦不能有矣此文之辭純以占其象則在占中

无成有終是先迷後得之義不能自成其功而因人以成其功也本義始後字不必太泥原來兩字從无成有終來可貞者未從王事之无成有終也无成有終者已從王事之可貞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以時發之時不可作積病之時緣象傳不就三之才上說以
下之知光大觀之可見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此與文言同肯但就為臣之分上說不就三之才說識君尊
臣卑之分君逸臣勞之理故曰知光大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陰柔才弱既不足以有為而又重陰柔益甚矣不中則不當
時位又不可以有為也故其象為括囊歛身不出可以遠害
故无咎然既不出以有為亦无自而有功故亦无譽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嘗也

慎字解括囊即本義謹容也

六五黃裳元吉

六五君尊明其為君位也六為陰陰性順五又在上卦之中
是君順而得中也中順之德充於內而見於外其一言一動
无往而非中順中順九經所謂尊賢親親體群臣子庶民來
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等事皆備而有之故其象為黃裳占者
如之以內則盡已之道以外則感入之心是不徒吉大善之
吉也

中順以順為主順而得中也黃裳以裳為主裳之色黃也大
善之吉言不但其事之吉於理且無虧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昔裳元吉文之在外者也未有外而不本諸內者也故曰文
在中也所謂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者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陰盛之極夫陰盛至極其勢必不肯下夫陽陽之勢雖微然見陰之抗其心必不肯下夫陰陰陽不相下其勢必然相爭故其象為龍戰于野夫以陽之至微而與陰之極盛者爭固无能勝之理然陰不循其道而與陽爭亦豈陰之利哉故二者皆至於敗亡其象又為其血玄黃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謂之龍戰則陽固龍而陰亦龍也謂之玄黃則陽固傷而陰亦傷也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以著陵陽之漸於其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以著陵陽之禍於其終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於斯見矣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道陰道也窮極也陰盛之極所以必與陽爭而有龍戰于野之象

用六利末貞

用六言筮得坤之六爻者俱用六而不用八蓋陰數六者而八少老變而少不變用八則陰變為陽矣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固守故利末貞若能固守則无往不利即乾之元亨也

象曰用六末貞以大終也

陽大陰小柔變為剛始陰而終陽故曰以大終始小不能固守大終則能固守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釋牝馬之貞不言利者以下文有釋也自此以下錯舉亨元不順次序聖人之意毋亦以後得主利難言四德欲順序而言則缺一德故錯舉而言之與

坤承天之施以生物而不主始其德蓋至柔也然其生物也
悠久不息直至結果成就處未嘗委靡而半途中止是動則
剛也承天生物而不自造作不為繁擾其德蓋至靜也然其
所生之物形體各定不可移易根核者不可為胎卵鱗甲者
不可為羽毛是其德則方也

至柔坤之德也動剛亦其柔中之剛爾至靜坤之德也德方
亦其靜中之方爾故曰順而健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這重
便有生物了俱就坤本體上見其柔靜非至柔至靜是未生
物至動剛德方是承乾生物若依此則是釋坤之元亨非牝
馬之貞象引柔無為剛能動本體發用等字與乾之施一至
則盡翕受而敷施之其生物之機沛乎莫之道皆似說坤之
元亨難從

後得主而有常

言君子居後則得而主於利乃為有常之道蓋坤之常道也
此就人事之占說非釋坤德又遺了西南得朋意蓋西南得
朋東北喪朋即先迷後得之理舉此則彼可以例推也
含萬物而化光

此是申彖傳含弘光大意言含萬物生意於中即發產於外
其功化甚光顯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彖傳順承天之義是直說下言坤道其順矣乎承天之
施而以時行之天氣未至不先時而有為天氣既至不後時
而不為時至而即應天運而即從可謂至順而無所違忤矣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
積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文言之意在一積字其積必自其微而起以見君子當謹之
於微所以明履霜堅冰之義也

言積善之家必有餘剩之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剩之殃又
以其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非一朝一夕之故其
所由來者漸矣亦莫不由積而成也由為君父者不能辯之
於早故有今日爾大家之紛慶餘殃國之亂臣賊子皆由於
善惡之積其積皆起於微然則君子惟於微圖之爾易曰履
霜堅冰至正言君子當於微而慎之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正為本體義為裁制不是以本體當正裁制當義乃是說本
體之正裁制之義也看本義兩箇謂字謂者言也蓋云正是
言其心之本體義是言其心之裁制云爾

本體心也善惡未者是非未形而善惡是非之理具於心無
有少欠此本體也而六二之直則是本體之正也裁制
亦心也善惡是非一到面前為之分別區處截然不可移易
此裁制也而六二之方則是裁制之義也

正謂本體是謂其本體之皆正也義謂裁制是謂其裁制之
皆義也

文言之意謂六二之直是其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方是其
心裁制之義也君子何由而直哉亦曰敬而已矣夫敬檢束
身心之法也人心神明不測出入無時莫知其卿使無道以

檢束之則奔走放逸無所底止是非善惡惟欲之從陷於私
邪偏曲而內不可直矣君子有見於是故敬以直之內謹於
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奔馳放逸之患外謹於威儀動靜之
著以禁其放肆怠惰之非終日乾乾固有間斷一敬純熟則
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又何
內而方哉亦曰義而已夫義裁量事物之具也事有萬殊物
有萬變而理無定在使不以吾心為之權度則善惡是非顛
倒錯亂而外不可方矣君子有見於此故義以方之因物付
物不使有過不及之差隨事處事務必合乎大中至正之矩
此義既精則善惡是非皆中其當然之則停停當當無偏無
傾而外罔不方矣不是敬義立德就不孤是敬義既立由此
以至不孤蓋敬立則內直內直則內有以養乎外而外蓋以

方義形則外方外方則外有以養乎內而內益以直內外交
養循環不已由是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
至於窮神知化而不自知矣是不孤也程子曰敬義夾持直
上天德自此始意正如此

不疑其所行一句是解不習无不利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
疑則何假於習意自明白蓋疑是滯碍也如欲直則未能直
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碍也亦由工夫未
到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到純熟處則欲直斯直
欲方斯方從心所欲不踰矩而無滯碍矣無滯碍則利矣
不疑其所行正是坦然由之而無疑意

象引把內直作動說謂象傳明謂六三之動直以方故如此
說依愚見聖賢論學未有諸動而道靜中庸喜怒哀樂未發

之中太極圖主靜皆是從靜處說起何嘗遺了靜處本義明
說正謂本體義為裁制以直為動乃是中庸所謂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周子所謂幾是時已屬裁制不得謂之本體矣
見如此不知明者以為如何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專以君臣之義言不主六三才
質言陰指六三含是韜晦言六三雖有陽明之美然却含藏
之不自耀其美焉以是含章之道施之從王事惟代君以終
其事不敢自專以成其事為何此地道也亦妻道也臣道也
地之為道至柔至靜安常處順不敢自專以成其功惟代天
以終其功也地道如此臣道若夫道可知矣此六三之所以弗

敢成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
也

言天地變化則草木蕃天地閉塞則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
无譽蓋言當此之時當謹慎而隱去也

天地變化言草木不言賢人天地閉塞言賢人不言草木乃
互見也

君子黃中通理

黃中黃德在中也黃字當中字中字當內字通理言由德通
而且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無滯真神不飾
是箇通達活動底物不是膠固凝滯死殺物也理言其品節
分明一體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不是渾淪籠統无

分曉无區別物也孟子註曰聖人之心至虛至靈隨感而應
无有不通可見其通中庸曰仁足以有容義足以有執禮足
以有敬智足以有別可見其理象引曰黃中非通則無以應
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外者不能皆得其當可味通理之
旨

人心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君子黃中通理實本於此
中者天下之大本可見其通動坤坎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
且可見其理處

說君子黃中通理後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為
黃者可識矣

正位居體

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履帝位之尊能

屈乎臣民之下處皇極之上能執乎謙讓之道不以崇高自
恃不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體也

說正位居體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為
識矣蓋此二句雖釋黃裳之義然其意隱然見於言
象傳逼真說則不可故須於末着此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天下之德莫過於中故中天下之美德也六五君子學既
於敬義道既積於厥躬則清和純粹之美得之有性之初
盎然於方寸之間而罔有遺漏道德仁義之懿稟之
始者浩然於靈荷之內而無少虧歎无積不施雖以不
是而暢於四肢則温恭遜讓形於威儀動作之間
道之下濟所謂文質而有光輝也由是而發於事業

信順見於設施措置之表者久矣坤道之承天所謂
文明也夫積而不發是充積之未至也誠而不形必積
未至也六五美積於中而發於外如此非美之至不
從而贊之曰美之至也文言既分釋黃裳了又恐人
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
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
謂君子之德黃中通理所謂黃者可見矣正位體所謂
者可見矣然二者豈判然不相干哉夫黃中通理人之美
也君子惟美在其中是以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能正位
矣夫美在其中而至於發越之盛是美之至也觀此意可
是歸重於中耶或曰依此論是在中為中發越為順乎曰中
未嘗不順順未嘗不本於中合言之曰中順之德充諸中而

發於外亦可分言之曰在中為中發外為順亦可其不相
况此中字本是順德之中

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且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陰下於陽本不敢與陽戰也惟陰盛之極也
敢與戰此如唐之藩鎮藉兵以拒王室也陰盛

爭此時已光陽聖人謂陽未嘗无亦不可无也
陽猶唐中宗為武后所廢綱目每年猶書帝在

也陰雖極盛而稱龍然本是陰體是未離其類也
臣雖強而敵君然臣子之名分猶存尚當安分不

也此有陰折之之意天色玄地色黃曰其和玄黃以
陰亦傷也自古臣子陵君少小人害君子國定既

身亦不自保如漢王莽唐武三思宋徽宗下章悖言以道
漢唐之宦官歷歷可見也聖人重致意於坤之正八改
笑
此以人事言也以造化言之乾於方為兩止於陰約秋
心五行亦為金自巽至兌皆陰卦而忽值乾遇故陰疑於動
而必戰也陽氣天地間未嘗頃刻止息十月純陰十月九陽
然陽事於十月小雪之亥時隨生於十一月大雪之子月
陽未嘗无也陰氣雖極盛而與陽爭然陰之體不能變故
未離其類

此川增訂的意實為經存疑卷之一終

新刊增訂的意實為經存疑卷之二

廣東提學同安次崖

林希元

著

同安知縣州徒中齋

陳文

校正

同安教諭程鄉門生

黃世龍

同安訓導新寧後學

譚文郁

同安訓導長泰後學

蔡壇

邑庠生

男

林有梧

邑庠生

孫

林學范

全表

三三三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本義一陽動於二陰之下陽是動物而况居二陰之下豈能
止得其必進動無疑也故其德為動雷是陽動於地之物也

故為震之象

坎一陽在二陰之間而為之陷何也曰此以淑慝之陰陽也陽善陰惡一陽在二陰之間不惟欲加害乎陽必且挽之使同為惡矣故其德為陷為險陷物之麗乎險也險即所陷之地也

離一陰在於二陽之間而謂之麗者陽明陰暗陰在陽間得其所輔故為麗以明輔暗則變暗為明故為文明陰在上陽上進不得則蒸鬱四布悠揚而成雲雲盛則成雨雨盛則成水以蒸蓋氣酒驗之最明小畜彖傳密雲不雨上往也邵子觀物審陽為陰累則相持下降而為雨即此意故坎之象為雲為雨為水

乾坤始交而遇險難任造化則是物始生而未通也震以一陽居二陰之下是陰陽相交之始故曰乾坤始交坎險在前是遇險難陰陽交而萬物生故以乾坤始交為物始生在人

事如漢高帝初興而遇項羽唐太宗初興而遇王世充劉黑闥李密蕭銑諸雄是也凡人初作事而有阻厄者皆是不專就天下國家說

中溪張氏以繫辭乾稱父坤稱母震一索而得男為乾坤始交不是蓋繫辭傳所言乃文王後天之卦非伏羲先天命卦之意也

元亨是未通終以通也本於震之能動利貞戒占者宜守其正不可行險僥倖也是本於坎陷在前道不可須臾離天下未有舍正而能集事者况在屯難之時乎故凡所為利於固守其正文王幽於羑里而演易孔子厄於陳蔡而絃歌得屯

貞之義矣或問法高帝困於白登而用陳平之計以脫可謂
正乎曰君子不死於盜賊當厄難之中苟可以脫而無甚害
於義者亦君子所不避也觀散宜生以美女美玉釋西伯可
見矣

勿用有攸往是因其居屯而戒其輕進非終不進也故本義
曰未可遽有所往項羽王沛公於漢中漢王怒欲擊羽張良
曰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耶願太王云云此勿用有攸往之
義也勿用有攸往與利貞是二義家引說勿用有攸往即是
利貞與愚說不同在識者之自擇耳

初九陽居陰下以賢下人之象也為成卦之主乾坤始交而
遇險難身之所以為屯也以賢下人則得民得民則可君故
利建

象屯中剛柔始交而難生

剛柔以交言也卦辭本義言乾坤就生物上言也本是陰體
一陽生於下是剛柔始交也

動乎險中大亨貞

地有險阻有平易坎之地險阻坤之地平易地非坎之卦德
地之險阻乃坎之卦德也故本義曰險坎之地象引說似未
是且費力○能動是其才足以有為也故得元亨在險則其
時猶未易為也故又當利貞焉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震之象為雷坎之象為雨震坎合體是雷雨動作盈滿乎兩
間也其在天造或世尚洪荒人物荒野或四海分崩生民擾
攘而天下未定或有姓不親五品不遜或三綱既淪九法亦

教而名分未明當此之時宜於衆人之中擇才德出類之人
建之為侯俾任彌綸參贊之責施迅掃濫定之功然世難方
殷事變無窮建侯特其大綱耳而事所當為者尚未止此也
故既建侯了又須憂勤兢畏不遑寧處未明求衣日昃求食
天下若何而定名分若何而明凡可享屯解難者皆竭心力
以圖之不可謂建侯則其事已盡邈然不加之意也舜命五
官周建萬國而憂勤惕勵者猶未已漢唐創業之君率用此
道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平淮蔡而肆其忽於大易不寧
之戒矣

不寧是建侯之人心上自不安寧本義未可遽謂安寧之時
語錄須自以為不安寧方可此意當安在不寧之上
本義把草昧二字之義入在滿盈內此命景辭不可為正義

滿盈二字是緣雷雨之動而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合體是雲雷交作故其卦為屯君子以經綸屯之事
也凡事有箇大綱有箇細目經是分其大綱綸是理其細目
先舉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細目則巨細畢舉屯難之世變
為亨通之日矣

如今建五府六部九卿以總度政此舉其大綱也府部卿寺
之中各有許多節目此理其細目也分人為父子君臣兄弟
夫婦朋友五倫此舉其大綱也五倫之中各有許多節目此
理其細目也自此推之不能盡書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屯難之初時未可進以陽在下陽欲進而下勢未可進又

居動體其志欲進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則有擠之不與進者故其象為盤桓夫在恒情不得進多有行險僥倖以求進者是雖得遂其進而平生之守為之掃地矣義當守正不可失其守而初九以陽居陽得其正又能守正之人也故占者利於安處其正言必安於義命不可萌僥倖之心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孟子不肯枉尺而直尋者皆是道也

初九一陽交於二陰卦之所以為屯也故曰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占者能如初九則利建以為侯卦辭利建所建者初九也初九利建侯則自當之為人所建矣二建侯俱作占說象引謂卦辭是占初九是象尚未見得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

初九雖盤桓不得進其志在於行正而不行險僥倖以不進也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陽貴陰賤初九以陽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夫屯之初天下未定不分未明生民愚蒙未能自立非有聖哲君子開其壅蔽而措其迷途施其政教而立其章經則生人之類不淪於禽獸夷狄者鮮矣初九陽剛之爻以德則為時人之耳目以位則為生民之父母是箇尊貴之人也而居於三陰之下是不以尊貴自驕逸而降身屈己以恤人窮以理民事汲汲乎為生民造命立極以遂其生養明其倫理息其爭奪如禹之治水胼手胝足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真能以貴下賤者也當生民未能自立之時一有聖哲君子能為之

造命立極孰不望之如父母而來歸不但得民而又大得民也

蒙引謂已貴為君子何以說得建侯來愚謂無固君位如何得以貴去下賤聖賢如孔孟非不貴乃卒老于行不能援天下之溺何也故貴當垂德位曰利建侯則是得民而可君如舜歷試諸難而堯禪禹治水有功而舜禪爾

六二也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二陰柔中正不過於柔也在人為有德之士與九五相應或有平生之雅或有聯屬之分或有意氣之交義所當從不
幸乘初九之剛二之於初雖無可從之義然初知二之賢有攀援之意而其力又足以相制故能難之而使不得上進以應於五故其象為屯如遭如乘馬班如然初之難二非為

之害也乃求與已共事耳故其象為匪寇婚媾夫初之求二其意本善恒情鮮不為所移者而二獨有真見以初與已非正應固守其正而不之與其象為女子貞不字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初之妄求者去而四五之正應者合而可與矣故曰十年乃字竇融擬隴西志從光武而陷於隗囂久然後得合恍惚此爻之象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純是象占在書中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與五應其常也為初所難是失其常十年乃字是反其常道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君子欲有為於天下必有其具有其勢有其輔六三陰柔則才劣不中不正則德偏是無其具也居上卦之下則位卑是

無其輔也上六是陰爻不得箇陽爻與之為應是無其輔也
無此三者本不足以濟屯但六三陰柔智識暗昧而不能明
理不中不正則輕舉妄動而不能擇行故已雖不足以濟屯
乃不能審時度勢而妄往以濟之其取困也必矣故其象為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夫虞人守山林之吏山林之執險阻
孰平易皆其所知也即鹿而无虞人為之指引險阻何知其
陷于山林之中也必矣隗囂公孫述皆非霸王之器又獲編
安之地糜爛如馬接首又不之也乃欲與漢光武爭天下卒
自取滅亡亦三之謂也

言上幾不如舍往吝成占者之詞也是承上文即鹿无虞而
言蒙引曰六三固不如此然也无虞不可以逐鹿其理甚明上
言凶之幾在於未即鹿之先君子見幾不如舍之而勿逐不

能見幾而往逐不舍必致羞吝矣隗囂公孫述皆犯是戒者
也

屯初二兩爻皆是實象惟三爻是虛象蓋即鹿无虞非言
即鹿之事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无虞不可以即鹿而即鹿者心貪乎禽也天下之禍皆生於
人之貪心

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其致羞吝而取困窮也
必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以陰柔之才居屯難之世不能上進以濟屯故為乘馬
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可以為吾輔有婚媾

之象占者若下求婚媾以往濟時艱則忠賢陳力而大難可平矣故吉无不利

往是往濟屯小註作四往求初不是象引有辨

象曰求而往明也

知己之才不足以濟屯知初之賢可以為吾輔是其明也子陽井底蛙不知已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人不知人也可謂明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九五君人之位其於君道固無可議矣不幸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又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內無可恃之人外有方輿之敵大勢已去而不可為九五坎體一陽陷於二陰之

間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若遇小事能守其貞則吉遇大事雖守其正而亦不免於凶蓋飲食起居之常無關於理亂興衰之數者得正則可以獲安若建侯行師之類有關於國家之大體者雖得其正亦不能救其弊也象引曰小貞吉大貞凶明言其無可為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有膏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澤得施但未光大也六四才無可為得賢自輔猶足以濟屯九五才堪有為輔相無才則終於不濟人才有閑邦國之興衰也如此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上六陰柔是本身無才無應是外面又不得賢人為之輔處屯之終否極而泰將來正可有為之時也乃以無才無輔而

不能進卒於憂懼故其象為泣血漣如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長無日矣豈能長久哉

三三坎下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於上則止也故其卦為艮

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者山在地之上而隆起坤為地艮本坤

體一陽在上是坤體而降其上故有山之象

物生之初蒙昧未明凡物皆然不獨人類以坎險而遇艮止

為山下有險山下已自險阻又遇箇險使人蒙昧莫知所往

故曰蒙之象內險其心危殆不安外止是外面執滯不通

總是一片鴛突人故為蒙之意

蒙亨蒙不終於蒙而必開通領悟也然蒙之所以亨者以發

蒙有道爾蓋童蒙不我求則無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

而使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無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

情而使之聽故皆不足以致亨此卦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

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是其發蒙也匪我去求童蒙乃童

蒙來求我其發之也又因其初筮之誠而后告若再三則瀆

瀆則不告夫待其我求而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

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一啓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

得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皆

就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陰陽相應二句見

得若非以剛居中必不能待其我求待其誠至而告之若非

六五陰陽相應亦不能得童蒙我求而發之利貞是戒占者

上言發蒙之有道然養蒙之道未之及也故發利貞之義蓋
童稚初生志向未定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明者之於童蒙所
以啓發與其所養育者不以正道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故
必啓其良知良能之天克其仁義本然之善捍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閑其私和以養其德性奸聲亂色不入於聰明淫樂
慝禮不接於心術務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
道則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聖賢同歸其為利無窮
矣賈誼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此之謂也秦
始皇使趙高傳胡亥漢文帝使晁錯教太子皆刑獄法律之
事卒使胡亥好殺而亡而景帝卒為忌刻寡恩之主其忽於
大易利貞之戒矣
匪我求童蒙至利貞就蒙者一邊說本義筮者明則人當求

我至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是發明占法在易中多有
如此者蒙引有說

利貞本義就養蒙說愚意欲就發蒙而兼養蒙說蓋養蒙發
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曰發對后日之作聖言則曰
養利貞之語實蒙上文如咸恒利貞之例非發蒙之後又別
出養蒙之義也或曰蠱蒙傳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似就養蒙
說曰蒙傳聖功之語是即利貞之旨而極言之故不得不言
養蒙者一特之事養者自初至終養之以至有成也蒙傳之
旨與蒙辭稍異愚見如此但本義既有說今亦未敢遽自主

張

象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險字只是水險而止險字只是不安之意

象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象也

謂象之所以亨者由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象而又得其時之中也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者亦以亨行而得其時之中也故曰皆以亨行而當其可志應即本義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

以剛中也剛則能告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是也中則其告有節初筮告再三不告是也

象以養正聖功也

象以養正即此就是作聖功夫非謂他日方為作聖功夫也朱子語錄之說少差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正而已矣象而養之以正雖未遽平

於聖域然由此而克之山善信而美大而聖神而聖域可馴致矣是造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

山下有泉象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其勢必是漸行而有漸故為象之象蓋象者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故取象為象果行育德乃養家之功不必粘着山泉或以果行法水之必行育德法水之有漸蓋以必字帶行字謂水之必行故君子法之而果行爾此不可用

道之體諸身者謂之行行有弗果則遂巡畏縮因循怠惰而道不可得矣故必果決其行猛勇直前不遂巡而畏縮奮發精進不因循而怠惰君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真能

果行者也行道而有待於心者謂之德德有不育則急遽而無餘功局促而無餘味其德亦止於小成矣故必優游涵泳日就月將待其自長涵育薰陶勿忘勿助俟其自化文言所謂寬以居之杜預所謂優之游之使自求之厭之厭之使自趨之直能育德者也果行育德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蒙不終於蒙而聖人之域三馴致矣養蒙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初六以陰居下陰既暗而在下又暗故曰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夫蒙無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屢違非威之以刑莫能從也故利用刑人用刑之人如今之皂隸是也利用刑人是必施其鞭扑治以嚴威然後愚蒙無知之人克就規矩準繩之中而有格發開通之美然以資養蒙下之人責

效於旦夕恐未必遽能領悟而吾之鞭扑為徒勞又必從而寬假之從而暫舍一觀其懲艾奮發之餘或能悔悟而通曉故曰用說桎梏若遂往而不舍擊蒙無已非惟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敷教之道非惟不利乎蒙而又有害乎蒙必且見害於蒙矣故為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之說不待加增矣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養蒙之任者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固當有所包容而文之德剛而不過又能有所包容故占者能包蒙則吉矣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又有納婦之家故占者

納婦則吉雲峯納婦之說不是

九二一爻統治群陰而當發蒙之任是居下而能任上事者故又為子克家之象

蒙引曰此爻三句辭就本文言只是包蒙吉一句便了其納婦吉子克家都是就包蒙之象特取出來故本義以陽受陰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二句畢竟都是統治群陰之義

又曰三句各自為一事包蒙是爻有此象占首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能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純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字內矣

有其德而當其事通解三句為是納婦亦須有德閑唯之詩可見子克家一句純是象與上包蒙納婦不同作此題若隨事體帖又覺瑣碎程文既作占講辭語雖善尚覺未安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象傳與爻辭不同子克家作虛象說其義是居下而任在上發蒙之事如此方剛柔接可通若把剛柔作父子則淺矣不可不知言九二居下能任在上發蒙之事其象為子克家者由六五居上與之相應剛柔之情相接也程傳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伸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雖云剛柔接然重在五應二一邊象傳志應亦然蓋仕不在道以求合君當屈已以下賢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三不就蒙說又別取一義此不可曉意當時只因上文取納婦一事見得此文在女子是箇不正之女故發此象程傳

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見九二為群象所歸得蒙之時故舍其
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其說似可用不知本義為何
不取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當作慎言此女之行不慎也即見金夫不有躬也

六四困蒙吝

六四既遠於陽以比爻言上下皆陰也又无正應以應爻言
指初六遠於陽是左右前後無賢哲之人无正應是平日親
友無賢哲之士故蒙終無啓發而致困其占為可羞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陽實陰虛遠實遠於陽也指上下皆陰說

六五童蒙吉

六陰柔也居上之中中也五居位居尊也九二以陽剛為內
卦之主統治群陰而五與之相應凡居尊位者多以勢自高
而情不下接五以柔中居尊位而能下應九二是柔中道勝
好德心誠不以勢為有無者也故本義云純一未發以聽於
人蓋直純之天未發赤子之心尚不作聰明任已見以自
主事而惟虛心以聽命者者也故其象為童蒙如成王之於
周公是也太甲亦近之吉者如是則德性以之而明治功以
之而成矣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以巽乎人故其象為童蒙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
九二者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蒙卦六爻但處陽者皆是發蒙之人上九陽爻故為君蒙之
人九陽性剛而又居卦之上其性益剛故其義為治蒙過剛
其象為擊蒙蓋嚴威太過鞭朴常用而少敷教在寬之道也
聖人因而開發之曰擊蒙固是未好亦顧所以擊之何如耳
若不量其資質必太過攻治太深欲責效於旦夕則蒙者
有所不堪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是為寇也何利之有然蒙雖
良知之天不喪不能不壞於人欲蓋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
寇蓋不勝其多矣若以擊蒙之道而用之禦寇過於防閑而
不少怠弛嚴於攻治而不少寬假夏楚不廢鞭朴常用務使
放心和氣不得壞其天理之公性命之正則所以擊之者實
所以成之也何不利之有不利為寇利禦寇於是其聖人開
物成務之學又以見易為盡性之書珠後世下筆之流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之剛不為寇而止寇上之得其道也下之人因其所止而
其寇為之止下之得其道也故曰上下順也

需有孚光身吉利涉大川

凡人作事皆責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隔而目前不可成者
其勢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
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
許多暗昧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
事勢之未可為即安於義命雍容以待幾會而不切切焉以
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真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
曾襟洒落而無滯碍不亦光明亨通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

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緒矣故昔漢高帝死於項羽強就漢中之王蕭何勸以養民致賢任用三傑卒能破秦滅項而成帝業劉盆子雖為衆所推四方未定不能立綱陳紀以興復帝業而猶踵盜賊之故習而卒於無成可以見聖人貞吉之旨矣利涉大川作實象說天下之險難亦在其中大川多有風沙之險人多不能寧耐而致覆溺之禍故聖人特於需發其義使天下後世之人知涉大川巨險者皆必能待然後有濟其仁天下也至矣

陰柔性躁不能寧耐陽性剛健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蘇子瞻張良論云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天下之大勇也可見剛

健能待之義乎信之在中者是以心言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乎則發已自盡之忠也

象曰需頂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言需之義頂也此卦坎上乾下坎之性為險而在其上是險在前也乾之性為健而在其下以臨於險剛健之性能寧耐久待而不遽進以陷於險此其理自不至於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言需而有孚則光亨若又得正則吉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此卦以九居五而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正而且中有有孚得正之義蓋以陽居陽正也正是貞之義在上體之中中也中為吉實是有孚之義正則順乎頂理而无行險僥倖之事卦辭之貞取此中則安於義命而无計獲期望之私卦辭

之有乎取此

彖辭有孚在先貞吉在後彖傳正中則貞又在先有孚又在後位乎天位只是明居互不重在位上程傳曰若天位指五

可見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據彖傳程傳不見兩象意似只承正中說來本義兼兩象未知是夫子之意否今但得依他然不可遺了上文正中意觀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以及字界卦體似亦兼正中意今為之說曰所謂利涉大川者由卦體正而且中卦象乾健以臨坎水夫正則不行險僥倖中則無私意期望剛健則能從容寧耐有此數者故涉大川無不可濟而有功也有功是利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問本義雲上於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雲既上於天陰陽猶未和何也曰雲是陰陽之氣陰陽初交則成雲及交而固則成雨固則和矣雲上於天是陰陽相交之始猶未固也未固則未和然亦自此積之久之則固而和矣無容別有造作矣故曰無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程傳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飲食宴樂非教人飲食宴樂也明其無所作為爾事之當需者如為學為治以至凡有事務皆有之為學者致知力行工夫已做了無容復為若夫學業之成則不容急惟當待之爾孟子勿忘勿助即此意也為治者紀綱法度治道規矩皆已備舉無容復為若夫治效之成則不容急惟當待之爾夫子

必世而後仁即此意也
象引曰飲食即宴樂之具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初九在乾卦之下去上卦坎險尚隔
二爻是未近於險故為需于郊之象郊未近險義不可進而
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占者止而不進危邦不入
亂邦不居則不陷於險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言不犯險難而行即本義未近於險之意未失常言未失其
所需之常也當時需于郊而今尚任其所而未失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水涯之物近於險也九二漸進近於險故其象為需于沙去

險漸近雖未至於患官然亦未能全無事故未免小有言蓋
人以言語傷我也言語之傷雖災害之小然使不善處之未
有不因以起禍者九二剛而得中剛則能寧耐中則能善處
故不但不入于險而終得出乎險是終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言二雖近險然九為剛爻剛則能寬裕而不急迫是以寬在
中而不急進也以寬居中故始雖漸近于險而終則能出乎
險故曰以吉終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近水有沙沙下有泥泥與水連需于泥將陷于水矣九三去
險甚近也已可危過剛不中性又不善乃致寇至孽自己作
咎將誰歸占者不可不慎也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言其災只在近也寇自我致不敬慎焉爾若能敬慎則不敗也此聖人發明占外之意蓋占中所無而聖人發

六之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四交坎體已入乎險故其象為需于血血者殺傷之地四需于此則害臨身矣然六居四為柔得其正柔得其正則能需而不進是有消災解難之術而卒出乎險故又為出自穴既傷有血又曰需何也緣卦名而言也均之四也既曰血又曰穴何也自其傷言則曰血自其出言則曰穴

沛公見羽鴻門彷彿此文之義吳東湖工尚初為江西參政征姚源洞為賊所得卒能誘說賊徒使縛其酋長而自脫其

身又因以平賊亦庶幾此文之義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言雖需于血能柔順以聽時而不躁進以犯難故卒能出自穴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九五居尊而當需之時是治道之所當為者皆已為之而无容復為矣特當雍容以待治功之成爾然使急於功利之君未必不妄有作為以生意外之患者九五陽剛中正陽剛則性能寧耐中則心不偏正則事不和故能安以待之而不妄有所為其象為需于酒食言只以酒食為事而無所作為非縱情於酒食以啻益為高致也需于酒食貞也占者如之而貞則吉矣

本義需于尊位象引重之謂非其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依
愚見需于尊位特言其為君爾世有苟於功利之君非不居
尊位也而亦不能安以待之何也故不重為是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居上體之中是其中也以陽居陽是其正也中則心不偏正
則行不邪故當需之時能安以待之而不生急迫覬望之私
象引曰中正字含得尊位意似不必用大抵象象傳各有為
說不可比而同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擾不速之客爻辭未見得是不好人擾本義柔不能禦
及非意之來二句又似是不好人今只依爻辭大抵上六在
險難之中九三既與已相應未必是不好人其下二陽與之

同類需極並進未必有惡意特其來非出於已之召致故以
為不速之客爾敬之終吉言能致敬盡禮於三人則可資其
力以出險也如沛公先入關項羽怒攻之項伯與張良善欲
與俱去張良邀項伯入見沛公奉卮酒為壽與為婚姻遂因
以謝項羽而得免於難彷彿此文之義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未詳

三三坎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是訟於官非內自訟之訟為卦上乾下坎上剛以制
其下則下情為之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其智足以謀上此
訟之道也內陰險其奸足以害物外強健其力又足以濟奸

亦訟之道也已險能執彼之短以為辭彼徒能為我之敵而不屈亦訟之道也故其卦為訟

聖人設卦觀象係辭觀卦爻中有此象便繫以此辭今術家六五卦取貴人天喜祿馬六親之類其原皆出於此此卦九二中實有中孚之象上無應與有見窒之象坎為加憂有惕之象卦變剛來得中有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乘虛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其占為有孚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則吉終極其訟則凶見大人則利涉大川則不利皆卦有此象而繫以此辭占者當隨其所處以為吉凶也○言占得此卦者必精本具實而不免見窒一時或未能直然訟非美事必恐懼畏謹如在己之枉能伸即止而不過於

求勝則既不傷身又不費財占之道也如訟不勝終極其訟不但傷身而又費財凶之道也大人善於取勝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求直故利行險僥倖以取勝是涉大川也其理坎難取勝而所畏亦不為小故不利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律訟

說見卦辭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

易中卦變見朱子卦變圖凡一陰一陽二陰二陽三陰三陽四陰四陽五陰五陽之卦各有所自來避卦二陰四陽易中二陰四陽之卦凡十四皆自避而來此非易之本義乃有易之後聖人看得有此義故特發一例爾言此卦自避而來剛自三來而居二柔自二進而居三是剛來而得中也有得中

之義是以惕中吉
終凶訟不可成也

程傳曰訟非善事不得已也不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

利見大人尚中正也

程傳曰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尚中正是大人自尚不是人去尚他

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入于淵之象也故不利涉大川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彼此違矣訟之由也若兩情相順訟何由興此天水違行所以有訟之象夫訟不興於訟之日而興於作事之始作事不

預謀此訟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於其始而謀之者事理有無違碍人情有無滯拂終久有無禍患凡其事之不善而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之而不為則訟端無自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則才弱居下則力微故不能終極其訟其象為不永所事言不能久訟也然當訟之時必有雀角之災而至於小有言雖小有言終得辯明故吉

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純是象占在外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

此只據理言不本爻位言訟非善事不可終極也終極其訟縱使能勝所損已多而或不勝禍茲及矣其辯明解終吉意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陽剛為險之主是剛強而且險狡也故其志本欲訟所幸者以剛居柔得下之中是不獨任乎剛而有柔順得中者在况折遇者九五以陽剛居尊其勢亦不敵故其象為不克訟歸而逋其邑只有人三百戶蓋自處於卑約之地以示屈服之意也苟猶颺大邑雖曰退伏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豈能免於禍乎占者如是則可以免禍矣故无咎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歸逋竄也訟下至患至掇方是解其意言九二不克訟隨退歸而逋竄也所以然者蓋自下訟上患之至乃自取也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陰柔則才弱當訟之時亦不能訟守舊而已故其象為食舊德而居於貞受侮於人不免可危然含忍不較畢竟是

好故為終吉以陰柔之才使或出而從上之事无成功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此傳不復粘訟說只舉食舊德一句或從王事無成俱帶下惟或從王事無成故只凡食舊德惟只宜食舊德以從王事無成二句只是一意言六三之食舊德或從王事無成者蓋三之才不足以有為凡事惟上而已一從其所為則事可成而吉也若不從上之所為而欲自主事必無成功矣此三所以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剛而不中剛則不屈於人不中則所行失當故有訟象以其居柔則不純任乎剛而有退巽者在故為不克訟而渝安貞吉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復即命以事言渝安貞

心言曰復就正理可見始之欲訟者非正理也曰渝
見始之欲訟者非貞也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若四三二係棟
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解吉乎此以理之得失為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為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故曰聽訟而得其平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故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即象傳尚中正意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上九以剛居訟極剛則能訟心訟極又能終止訟夫強辭

足以奪正理終訟無理而或收勝世固有之故有或錫之鞶帶之象然理無終屈人難常勝得之既以終訟失之亦不旋踵故又為終朝而三見奪之象或者未必然之辭三者不可得之其得之未必其果然失之乃一朝而三褫可見得之難而失之易得者間一二而失者常有千也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聖人為此語以抑僥倖之小人也

三三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伏至險於大順即坎險坤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即坎水坤地就是寓兵於農之意故有師之象

卦有寓兵於農之象九二有將之象上下五陰有衆之象二

五相應有人君命將出師之象合此數象故其卦為師
兵凶器戰危事不可輕舉師不以正則有黷武殃民之災將
不得人則有債軍殺將之禍故聖人於師發貞丈人之戒言
出師以正任將得人則可以成功而无咎也吉无咎當分看
有吉而无咎者湯武之伐桀紂漢高之誅秦楚項是也有吉
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
魏是也吉无咎言其功可成於理又无咎也語錄蒙引說吉
方无咎覺未是使無名與師而倖勝如嬴秦之滅六國可謂
吉矣謂无咎可乎故愚不用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卦體不甚明白只在以字內見
得故本義曰一陽在下之中而衆陰皆為所以

師衆也貞正也只是解字我於卦義卦體俱無取言師之義
衆也貞之義正也以卦體言此卦一陽在下卦之中上下五
陰順而從之可見衆皆為所以矣夫師之正不正全在以之
何如爾能以之而出於正則為王者之師而可以王矣此師
之所以利貞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未知是夫子之意否伏思見若作只據
義理說不粘着卦體无弊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不剛則無威過剛則大暴無應則信任不專不得行其志行

險而不順人心則殃民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非有老成之德

者不能也以此行師雖云師旅之興不無傷財害民而毒害

天下然天下皆知上之此舉非以殃民乃以安民咸服而從

之簞食盡漿以迎王師而大功可成吉莫加矣又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坎水在坤地之下故曰地中有水地中有水猶民中有兵也
故其卦為師君子體之以為兵衆不外於庶民則所以畜兵
衆者亦豈外於民哉故於無事之時務本節用以阜其財所
賦輕徭以節其力省刑薄斂以緩其生凡以容保其民使有
生之類各得其所然民生既厚則膂力方剛預養有素則緩
急得用卒伍軍旅之衆皆藏於比閭族黨之中行伍戰鬪之
事成伏於畝畝耰鋤之內一有徵發皆為王敵愾為國禦侮
而不患於無兵矣是容保其民者即所以畜養其兵衆不待
外民以求兵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爻只據在卦之初為師之始上說道理如象初六一律言
師者閑衆之死生國之存亡律則行師之法師之所由以成
敗者也故師之出也必以律必也造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
刺之有則牛馬臣妾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代
五伐六伐之不敢亂如此則將為知兵而成功可保矣若師
出不以律而不善則功不可成憤軍敗國之禍立見矣故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凶明否臧之為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將之象也有剛中之德則恩威並行
謀猷克壯以是而在師旅之中將見戰必勝而攻必取故言
无咎上應於五為所寵任又為王三錫命之象蓋將兵在將

將將在君將雖有才非君委任亦无所施此王者所以致隆
於九二錫命頻繁至再至三而不已也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言九二在師旅之中而得言者以承天之寵任也人臣非君
寵任之安得專征伐之權而有成功之吉王者所以三錫命
於九二者蓋其心懷念萬邦之民陷於水火寵任良將使誅
暴鋤亂以安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以陰居陽陰則才弱陽則志剛不中則心邪不正則行頗故
犯非其分而至於輿尸犯非其分者不量勢力不敵而輕舉
妄動以取敗也師或輿尸是象凶是占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大无功解凶字

六四師左次无咎

陰柔不中其才智不足以料敵而制勝而居陰得正則能審
時而量力也故知其不可勝而全師以退為師左次之象占
者如此可以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之得无咎者以未失其常也以未
失常解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六五居尊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是有恭儉玄默之
德无喜功生事之心敵加於已不得已然後應之是必變夷
習夏寇賊奸宄為生民之害然後與師動眾以伐之故其象

為田中有禽食我禾稼其占利於搏執而無贖武殃民之咎
夫用師得正固可无咎任將不專亦難成功故必用長子帥
師可也若以弟子參之則權出多門事无專主而功不可成
矣故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與戶使不當也

言必用長子帥師者由九二以中德而行師也弟子與戶由
上之所使不當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任不可不專也既用
長子復參之以弟子使事權不一而致敗事是上之所使不
當也將誰咎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小人勿用若依本義但優以金品之說則一例有功如何不
及他得若如語類之說作勿與之謀議經畫又與上文不相

接覺未是似難判斷今以愚見斷之小人勿用是以戒行師
之初不可用小人立功也蓋用小人立功及至有功不得不
一例賞以爵邑若一例賞以爵邑又恐播惡於衆故不若於
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故象傳聖人謂其必亂邦彖辭於
師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辭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
或謂行師之初戒之可也今既成功然後戒勿用不已晚乎
曰師之始既言之師之終而復言正戒人當謹於其始也按
愚之說似可通姑俟識者評焉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言大君有命或開國或承家所以正武功大小之等也蓋軍
旅之功有大有小論功行賞務必得當然後可以服衆人之
心如斬將率旗攻城畧地開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大也尋常

斬數級挫一鋒無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小也必論量揆度
功之大者受大賞功之小者受小賞務俾大小輕重各得其
當爵必稱功賞必酌勞無僭差無私吝然後可服有衆之心
勸從事之臣而塞禍亂之源矣若功次不明大小紊亂人心
何以服從事之臣何以勸禍亂之源何以遏哉夫子特發其
義於象傳其言深矣

三三坤下
三三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之為卦不止是下比上實兼上比下蓋必在已有以為人
所比然後人從而比之故本義謂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
而仰一人之象兼上下解卦辭吉本義解曰當為人所親輔
是說下比上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是說上比下亦是

兼上下說非卦無此象繫辭添入也

本義比親輔也下曰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
五陰比而從之就見比之義故不復提卦名而有及卦辭從
省文也而其義亦未嘗不備

原訓再如人所謂依原之原漢立原漸中庸或問註謂又一
廟也可見

元訓善蓋元即仁也仁即善也春秋胡傳曰元即仁仁人心
也亦是此意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則以元為善其來遠矣
○有元而不永者唐太宗貞觀之治而不克終唐明皇開元
之治變為天寶之亂是也有元永而不貞者漢文帝恭儉二
十年如一日而不免溺於黃老清淨之說宋神宗銳志更政
終身為王安石所惑而不悟是也用是知比人之道元永貞

三字缺一不得直萬世君人之格式律令也

无咎是就為人所比者言不寧方來又是極其效而言之似有他吉意

後夫依愚見還是執迷不服者如漢隗囂公孫述之徒故言言被誅戮也不是不見受王者於人無有不受之理

卦辭只就比上說道理不用彖傳意

彖曰比吉也此輔也下順從也

比吉也本義謂三字疑衍語錄謂也字義程傳曰比者比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依愚見程傳之說似是文無加增而義亦無失或謂不當先言辭而後及卦名不知言辭之吉本於卦名故彖傳先舉卦辭而後以比之所以為比者釋之是一舉而

名卦辭兩得之則辭不重複而意俱完亦從衍文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此言聖人本卦體以繫辭也蓋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在此道為元善而且永貞故取其象程傳曰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九五顯比之吉位正中也亦當依此例看

剛中即是元永貞但就卦體言則曰剛中就比道言則曰元永貞或以天德王道立說不是

不寧方來上下應也

言不寧方來何所取哉蓋卦體上下五陰皆應乎九五即不寧方來也故取其象

後夫以其道窮也

道與理也執迷不服其理當困窮矣言當被誅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流亦有不到之處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何也此指地中之水也地若無水不能生草木地豈有一處無水哉

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比之象也先王觀斯象也以天下至廣億兆至衆天子以一人之身居九重之上安得人而比之於是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立公侯伯子男之國而有巡符述職之典以親諸侯則諸侯各承其命令行其政教而保其民人天子雖不人人而比之而惠澤周流無一人之不被此先王所以比天下而無間亦猶水比於地不容有間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孚信之在中者夫與人相比者多事外貌而比之初相信未久又恒情之所不敢委以心腹也故聖人發有孚之象言與人初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貌而有孚焉則外不失人內不失已而无咎矣若有此積之自事上按下車親交友凡一切待人接物無一而不出於誠而充滿積實焉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其初比之无咎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曰比之初六則有孚比之有孚盈缶皆舉之矣故曰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臣必擇君而仕然非有道之臣則亦非其類亦不能得賢君

也六二柔順中正是不苟於從人而上應九五又可事之君
故由內卦而往比之是蓋遭逢有道舍畎畝而依日月之光
以真其道之得行不伴與鳥獸同群而自失其可為之機也
占者如是則所比得人可謂正矣正則無失身之嫌故吉
比之自內內卦也在卦為內外在時位為隱顯比之自內者
入仕於君而自畎畝如伊尹起於畎畝太公興於渭水是也
○六二釋畎畝而際風雲所親輔者龍飛之天子是比之自
內而得其正者也占者如是則不降志不辱身進退以道出
處以義何吉如之

吉者得正則無失身之辱也本象傳意未及功業者聖人方
喜其出處之得正未及其功業之何如也

本義自內比外為得其正吉之道是言爻有此象占者

則正而吉方是解爻辭貞吉六四亦然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自失解吉意

六三比之匪人

六三上面所承者六四下面所乘者六二與之相應者上六
皆是陰爻故為比之匪人六二六四在本爻皆為善就三言
則為惡者易不可為典要隨在取義故不得而同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爻辭無凶咎此曰不亦傷乎乃夫子之意所以深警乎人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六四居在外卦是以在位之臣而比九五之君者故曰外比
之之字指九五六四以柔居柔而得其正故能比乎正而所

比者九五又可比之君也故曰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此吉字與六二不同蓋二新進之臣四則近君之臣所以不同遭逢有道而無匪人之傷二之吉也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四之吉也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象傳釋六四爻辭有兩意言六四外比九五之賢實以從君上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四之從五豈徒以德而實以位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無隱伏回曲闇昧漏窄者顯也隱伏回曲闇昧漏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士者以父母天下為職生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為盡其道而為之至於民之心

恩與否則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恭其私恩小惠適道于譽以求百姓之我親此其施為舉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闇昧漏窄之病故謂之顯比譬如王者解一而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者取之背我而前去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待至於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誠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占者能知九五之顯比則亦王道得而王化行矣是其吉也

孟子曰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楊氏解曰王者如天不令人喜不令人怒此最可玩味顯比氣象夫王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初非有心於利之使民喜也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初非有心於去之而使民忘怒也此其道不亦光明正大乎若有心

於利民而使人喜有心於殺民而使民忘怒則隱伏回曲闇昧漏窄而非王者大公之道矣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

言九五顯比之吉何所取哉由其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蓋九五以陽居陽是其正也居上之中是其中也在爻為正中在比道則為顯比故取其象舊說以天德王道立說者非是以下句邑人不誠上使中觀之可見蓋邑人不誠上使中則是王用三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以是觀之正中之為顯比益明矣凡諸爻象傳中正正中之類皆當如此看

舍逆取順失前禽也

禽之逆我而去者舍之順我而來者取之是失前去之禽也只就田獵上解正意在言外如屯六二即鹿无虞以從禽也

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邑人不誠邑人之中所以然者由上之中使之也蓋王用三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上行下效理之必然故下之中皆上之所使

上六比之无首凶

君卦之上首之象也上六以陰居居則无可比下若人之无首然故其凶凶漢之劉宗子吳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傳取終始之義曰无終既无首可以比人終竟如何收殺故曰无所終也故本義曰无首則无終

三三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之德為巽為入陰性最善入而其入必以巽巽者順勢漸入之謂也氣之善入者莫如風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其象為風為木

小畜有二義一是以小畜大一是所畜者小亦惟以小畜大故所畜者小其歸一而已矣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固小畜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亦小畜也

占得小畜者當被畜止張南軒謂君子之行事小人得以擾繫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邀阻之朱子謂君子為小人所畜君為臣所畜亦是亨是為人所畜者得亨通也彖引為陽亨是也夫以小畜大所畜者小以勢言陽固當亨以此卦之德內健外巽此卦之體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在

陽又有不為所畜者故其占當得亨通然以小畜大所畜者小畜未極而施未行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筮皆得之則占亦如其象蓋未能厚積而遠施也亨是言目前視育之事得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目下未能做大事業不復粘着陰畜陽說彖引曰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字來為例當與上九畜極而施畜字同看又曰文王演易時方見凶繫未能得志行乎中國所謂畜未極而施未行也故曰小畜之時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指六四得位指六居四得時位也惟得時位而上下應之故皆為所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內健則有能為之資外巽則有善處之術二五皆陽各居

卦之中而用事則其勢猶得以有為也故當小畜之時雖為畜止而棲蹇終能進作而亨通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此是就造化說不就人事說言密雲不雨者以陰畜陽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所以然者蓋自我西郊陰先唱也

陰唱而陽不與和故其氣只管上進而不雨也原來雨澤是地氣上升得上面天氣下降畜得他固則地氣進去不得於下降而為雨天氣不降畜陰不固地氣猶上進故不能下降而為雨也曰自我西郊施未行者蓋陰陽和而後雨澤降陽先陰唱則陰和之而和陰先陽唱則陽不和而和陽之唱必在東郊東陽方也陰之唱必在西郊西陰方也自我西郊是陰先唱也陰唱而陽不和故雲雖密而不成雨

陽之唱必在東郊之唱必在西郊各自其方而起也然有不盡然者大抵文王亦自漢方以著小畜之義爾

問天氣屬陽也氣屬陰也以陰畜陽反以天氣為陰地氣為陽何也曰以兩儀之分三則位乎下而氣上騰者為陰位乎上而氣下降者為陽自四象之交言則陰之騰上者又為陽陽之下降者又為陰此象引之說也可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大風一過草木皆為之傾搖過後則旋復其舊是能畜而不能久也有氣而無質故也

懿文德威儀文節之類是也論語曰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然則文德亦學問之不可少者此是就人事中覓一件來配小畜之象不是說君子之與畜

要說文德也

風行天上造化之小畜也君子以懿文德人事之小畜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乾上坤下陰陽之定分也故以乾為在上之物在上如何君子上達是也。在上之物而在下故不能安其志欲上進蓋欲復其舊也。如君子或有不幸而遇小人為其所畜不得行其志然其志不甘於卑下而欲自振拔以向上是志欲上進也。如竇融隔於隗囂馬援隔於公孫二人不能從光武以自守不從其後卒得歸漢是二人不能阻乃復行道也。

初九體乾則志欲上進居下則未交於物而初心未變得正則不為合前遠於陰則不近害故雖與四為正應卒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而得遂且上進之志有復自道之象謂復其

本位自其故道也蓋陽本在上之物向也失之而今復之也夫不死於抑而得遂其平生之志在我不失其守何咎之有哉无咎則吉矣志行不虧名節无喪便是吉也常說皆謂是外是理吉是事黑獨不然者為復自道是得遂其進已是事吉了難再說吉字觀小象不復曰何其咎只曰吉以吉即无咎也

亦者承上文義初小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二小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以牽復之吉為亦不自失可見初復之吉本不自失也亦可見何其咎之為吉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言其无咎而得吉理之宜然也小象為此語與爻辭何其咎皆快之辭蓋嘉其能守不為陰畜也不然他處皆有无咎

告之辭為何聖人都不如此立言

九三牽復吉

象曰陽志尚皆欲上進者也而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九之前
遠於陰之尤善矣然其德剛而得中則其守猶不減於初也
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去邪歸正不屈折其平生志義和
在中行而獨復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自失而吉矣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有以自守而不至於自失也
以亦不自失之言觀之可見初九之何其咎即是不自失
九三與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與初之得正二之剛中
不同迫近於陰又與初之前遠於陰二之漸近於陰不同

但以陰陽相為所繫畜而不能自進蓋初志不終見欲而
動者也故為輿說輻之象然三陽爻出其志素剛雖一時動
於欲而為陰所畜終能悟其非而思反乎正故又不能平而
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二之不能平者實自志欲上進而
來也志欲上進而為其所畜者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
私也又不能平而與之爭者天理不終泯又有時而發見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且說夫妻上說正意見於言外如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例不
能正室咎在三也聖人之情可見矣

乾體三陽皆為陰所畜者初以得正而復自道二以剛中而
牽復三以不中而輿說輻可見吉凶皆在已而不在人吾人
可以自勉矣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以一陰畜衆陽力不能支本有傷害憂懼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是誠信足以孚乎人而上二陽來助之與之合力共濟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也得衆力之與而免於患言雖不足有為而終乃克有濟有因人之功無僨事之失何咎之有

有孚血去惕出是象无咎是占

此爻是以寡畜衆以弱畜強如燕昭王用樂毅之策連趙魏之師以伐齊劉先主用孔明之計結好孫權以抗曹操是也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巽於二陽言六四有孚而血去惕出者由柔順得正虛中巽體巽於二陽而上二陽與之合志也二陽之助固以四

之能巽然非柔順得正虛中二陽亦未必助之蓋必已能自立而後人輔之不能自立而欲人之輔助者未之有也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實為之首然無德者不足以孚人無力者不能以使衆其勢皆不能為九五居中也則有其德矣處尊則有其力矣故其勢能有為以孚乎上下之力為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象占者有孚則能以其鄰矣曰富以其鄰則有孚攣如亦攣其鄰也一氣讀下亦猶論語揖讓而升下而飲其升揖讓下而飲亦揖讓也亦一氣讀下

居中者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信為之本故爻辭孚富兼舉本義獨歸重有孚

象引曰此文雖異體亦不做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亦豈為小人謀耶故就人事或是以下畜上或是以弱畜強或以偏裨而畜主帥之類皆是以陰畜陽也故其辭雖若善而終不許以吉利之占聖人之意可知矣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言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者也不獨以富厚之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陽和然後雨澤降故以既雨既處為陰陽和其雨固和兩止亦和舉其始終言也以陰畜陽畜之既極陽不與抗而順從之是陰陽和也然必陽尚陰德至於積滿然後肯帖然於陰而與比和若陽尚陰德未至積滿陽猶未肯帖然於陰而與比和蓋自陰之畜乎陽也陽固亦有尊尚之心矣但其勢

未盛此心未至於極安肯遽帖然於彼耶此便是未和也逮陰之德至於盛大能畜得陽住陽尊尚之至於積滿到此肯方肯帖然於彼而與比和此方是陰陽和如唐武后之勢既盛高宗俛首而受其制遼金之勢既成宋人帖首稱臣與連和可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也

陰加於陽如何謂之正蓋陰雖加陽然其所行未必無善事如季氏世執魯柄田氏世執齊柄武后易唐為周遼金入據中國其施政立教皆有足以君國子民者謂之非正亦不可也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德積載言尊尚陰德積至於滿也小人而抗君子君子安得不疑慮哉故曰有所疑也

履虎尾不噬人亨

一陰見於二陽之上其德為說者陰本在下之物又上升而在二陽之上則自幸其得勢故其情說水陰物陰在陽上如澤水在坤地之上故取其象

履者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此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則不犯其暴而得遂其進故其占為履虎尾不噬人亨

均之和說以躡剛強之後也取其卦為履取其辭為履虎尾不噬人亨者蓋卦名重在躡上卦辭重在和說上義各有所

○蒙引曰以兌遇乾一句便當柔履剛了脚意不然如需本義以乾遇坎亦就當險在前乾剛而不陷即蒙引想是於本義覓不得柔履剛出強以牽合於蒙傳爾

本義解經有全用蒙傳意者有不盡用蒙傳意者此卦蒙傳

柔履剛以卦體言說而應乎乾以卦德言而不用卦體者毋亦以卦德和說以躡剛強之後這裏就有柔之義了故不復

用卦體爾未知是否學者詳之

以兌遇乾取卦為履意不可說蒙引謂以至柔而履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或然與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

剛柔是卦體蓋以卦畫言觀繫辭傳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可見與屯剛柔始交而難生一例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噬人亨朱子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諺云克拳不打笑而以履卦辭觀之信然沛公見羽鴻

門近之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剛九也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五帝位也以九居五則剛中正而履帝位也剛中正履帝位則德稱其位而無疚病由是功業著於四方是光明也

此別取一義以解履亨不復粘着履剛之意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夫民志不定由上下之分不明故定民志在於辯上下然上下之辯豈止章服宮室車旗之差等而已哉必度德授官因能任事使自士庶至于公卿各以其德而居位無德者不敢以卑而謀尊其門下服采章亦為之差別農工商賈各勤其事而食力而非力者不敢以賤而僭貴其間宮室服用亦為之限制上下此辯則人度德量力以居位任事而不敢萌分

初九素履往无咎

外之思民志於是乎定矣故以諸侯則安於諸侯而請隧與繁纓者無有也以大夫則安於大夫而僭八佾者無有也以邑宰則安於邑宰而僭稱公者無有也如後世之庶人帝服娼優后飾者益無有也是皆上下之辯而其效如此也

陽君子也在下則位卑而志未肆居履之初則發軔之初方與物接合此三者均未為物遷蓋富貴之念未興窮居之初心未變也故凡事只率其平生之所履而往非仁無為非義無行此初九平生之所履也今茲之往亦若是而已矣非仁無為非義無行視其平生不少變焉是之謂素履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及膺湯聘而起則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可謂素履之君子矣世之貪榮

無耻之徒則無素可率若夫舉平生所學如弁髦而盡棄之則有素而不率然後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之難其人也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方其素履之時其志願吾他日亦將以是行之今之素履而行獨行平日之所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在下則無位無應則無援是身在物外之人也有剛中之德則獨行其道而不顧乎外寵辱不驚黜陟不聞一路平坦無崎嶇險阻也故為履道坦坦平坦也坦坦平坦之甚也猶云平穩所以平坦以履道也雖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安為鮮不及矣欲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順理則

裕為善最樂皆此義也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也故曰幽人履道而過其占則貞而吉矣貞吉如何二之履道便是貞也二之坦坦便是吉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九二幽人守貞而得吉是志在於道不以外物而自亂也所以然者由其居下體之中爾中德在內則內重而見外之輕故不以外物而自亂

六三取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六三不中不正而又陰柔是其才德俱無足取也居三之陽位是志剛也志剛則有自用自專之病故其象為取本不能視也而自以為能視跛本不能履也而自以為能履以此履乾其剛傷自用之氣必有以觸其剛忿之心其見傷害也必

矣故又為履虎尾噬人凶又為武人為于大君之象蓋柔本無能也而志剛則好於自用武人本無能也而為大君則得以自肆如此之人豈能久哉秦政項籍可見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此聖人以理斷之言六三雖自以為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也雖自以為能履而實不足以與之有行也

噬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位不當即不中不正志剛居三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故亦為履虎尾之象然以剛居柔與三之以柔居剛者異矣故能危懼而得終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履有所躡而進之象也愬愬而得終吉者是得遂其進也故

曰志行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剛中正則有能為之資履帝位則挾可為之勢下又以兌說應之則無違拂之臣而得以遂其欲為之志故凡事必行無所疑滯為夬夬其履之象夫才常傷於所持而危多出於所安天下之事以夬履行之能無蹉跌之患乎故其占雖貞而不免於厲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位正當即剛中正履帝位也所持在此故至夬履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上九在卦之上以始終言之是履之終夫吉凶生於人之所

履所履未終則吉凶未定而無可考所履既終則吉凶既定而有可考者矣故聖人繫辭特示考祥之數祥非吉凶乃吉凶之兆也人事多方有遠有近其遠者吉凶或見於數百年之後或見於數十年之後目前未可見然其朕兆則已見矣故考祥者不必求之窈冥昏默也惟即其云為動作之著而求之觀其或善或惡為何如則其朕兆之或吉或凶俱從所考矣其旋元吉示之考祥之例也言若所履者周旋無虧有十分善則得元吉若只七八分善亦只得七八分吉或只五六分善亦只得五六分吉初未有定也故曰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此於爻義俱無取只是就履終說道理如此初六小畜上九之例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此猶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例在上履之終也言於履之終而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大即是元慶即是吉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佛藏經卷之八

4
8
註

